

目錄

事奉主者的存心、配搭与功用

第一篇 存心纯净洁白，通达认识神，并刚强开拓

第二篇 翻掉个性与显出功用

第三篇 和谐配搭带进主的祝福

第四篇 存心清洁，推翻个性，与人配搭，显出作为

第五篇 在工作上要有所作为

第六篇 关于儿童工作与青年工作

第七篇 在于灵不在于字句

第八篇 台北召会十大展望

第九篇 事奉上的几点交通

第一篇 存心纯净洁白，通达认识神，并刚强开拓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，三十五节，十二章十节，士师记五章三十一节。

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、三十五节说到：“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花言巧语使他们被玷污；惟独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。…通达人中有些跌倒的，为要熬炼百姓，使他们纯净洁白，直到末时，因为到了定期，结局才来到。”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就是在末期来到之先，所谓的敌基督和哈米吉顿大战要来之前，地上有种种的事发生，这会叫我们受到熬炼，使我们得以纯净洁白。这里也说到，有人要被花言巧语所勾引而受玷污，但是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，刚强开拓。

清楚看见主的路

从最起初，主在东方兴起祂的见证，主所给我们看见的这条路，是非常的清楚。尤其是到了今天，大家更是了然，更是透彻。主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基督如何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生命，并我们的一切；而基督这样作我们的一切，乃是为着产生召会，在各地彰显祂，为祂作见证。基督作人的生命和一切，而得着人作祂的身体，以彰显祂自己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

因着主给我们看见这一条路，我们才看见已过召会在地上了样，把基督作救主失去了，把基督作生命失去了，把基督作一切失去了，更把基督要得着一个身体，彰显祂自己失去了。所以，主慢慢的作恢复的工作；五百多年来恢复得很多。今天在所谓的基督教里，派别很多，分门也很多。我们听见派别、分门，觉得是不好的名词；实在说，当初每一个派别，每一个分门兴起的动机，都是相当的好。结果，有些基督徒团体着重基督作人的救主，也有少数基督徒着重基督作人的生命；至于真的认识基督作人的一切，不仅有那个道理，并且实在有那个见证的团体，并不多。再往前就更差了，若是要你找出什么基督徒团体，认识基督要把我们作成一个人身体，在地上彰显祂，几乎是找不到。

基督的身体要在地面上出现这件事，不是一下就给神的儿女看见的，乃是一直等到约二百年前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起来，基督身体的亮光才释放了一点。那时他们所看见的不多，但所实行的超过所看见的。而后再过一个世纪，有所谓英国的弟兄们兴起；他们所看见的，比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更多。然而，他们看见的还不够清楚。无论如何，主在地面上这两次恢复的行动，实在是开了一个大的窗口，给神的儿女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。

再过一个世纪，到了二十世纪，主把我们兴起来；我们一开头看见的，就比他们清楚多了。当然不能否认的，我们是踏在他们的肩膀上。英国的弟兄们是站在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肩膀上，我们又是踏在弟兄们的肩膀上。我们所以能看得这样高，这样远，是因我们踏在他们的肩膀上，这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他们。然而，若说我们所看见的亮光，都是从他们来的，我们不能承认；因为主的确给我们看得更清楚，更进一步。

撒但有厉害的搅扰

今天我们是看见了这个身体的亮光，但要把所看见的摆到实行里，实在需要厉害的争战。我们无须再去读更早的历史，仅仅读我们中间四十年的历史，就能看见其中的争战非常多。除了开头十年，我不在同工的配搭里，只是听说的；从一九三二年开始，在实行的行动里，我全数有分。那些重大的事故，重大的关键，我不只看见，并且都在其中。我的确看见，撒但的攻击和搅扰实在是大。

撒但历代的争战，最厉害的就是在基督的身体这一点。他要拦阻、破坏召会的出现。他可以给人有基督教的组织，但他不能同意、不能让步，让基督在地上有一个实际的身体出现，以彰显祂的自己。倪弟兄看见基督身体的出现，需要在地方上有实际的建造。这个亮光别人也看见过；这个身体的信息不只我们讲说，别人也讲说。然而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别人所释放的都是所谓的异象，只说那个道理，而没有实际出现。

倪弟兄在一九三九年，曾在西方对一班基督徒说，“这些年间你们一直谈召会，如同木匠谈怎样制造椅子，谈了很多，但是今天这把椅子在哪里？”这话很简单，却很达意。这说出在西方一般的光景，都是只有所谓的异象、原则、道理、看见，而没有那个实际出现。所以，倪弟兄回国后，就着手实行，为要带进这个实际。他设立长老室、执事室，并且要长老、执事按时来服事。从那时起，召会就摸着了一点的建造。然而，从一九三九年起，到一九四二年，差不多三年多一点的时间，可说整个阴府的权势都倾巢而出，倪弟兄被迫停下他的职事。撒但的攻击、搅扰，几乎叫整个召会都暴动起来。

那些过去的事，我们没有时间细说。即使是从我们到了台湾，在各地地方建立召会，一直到今年夏天，其间也有许多波折。仇敌用尽一切方法，要毁坏这条路。然而感谢神，今天召会还在这里，一地一地的召会不只稳固，并且是一致的；这实在是主所作的。

看见这一个，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清楚，我们的路是什么，我们的前程是什么。你说这是我们的异象也可以，你说这是我们的看见也可以。无论如何，这里有一条路是神历代要走的，这里有一个前程是神历代要达到的。

存心纯净洁白，才能走到路终

今后我们在这条路上，能不能受得住试炼，能不能受得住试验，能不能受得住试探？在我们受试炼、受试验和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持久，能不能忠心至死走到路终？这些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条路，乃在于我们的存心到底如何。

但以理十一章所说的纯净洁白，就是指里面的存心和品格。主所要得着的人，以存心和品格来说，是纯净洁白的，而后外面的行动才是刚强开拓的。纯净洁白是指为人，刚强开拓是他们的行动。今天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都是经过试炼，从战场上经过的。我们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一些事，也看见主的表白，更看见主的手怎样处理。所以，这条路你们无须怀疑。然而，今后你们在这条路上，能否受得住试炼、试验和试探，能否经得起折磨，而始终如一，忠心到底，就要看你们的存心是否纯净，你们的品格是否洁白。

回头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历史，二十年之久，我和那些事奉主的人相处，那些在我的良心里感觉是纯净洁白的人，如今都在监里；而那些在我的良心里觉得有问题的人，今天都变了节。所以，若是里头存心不干净，不管你的异象看得多清楚，迟早有一天，你在这条路上会出事情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还得回到主面前，蒙祂光照，好使我们从深处直到外面，都纯净洁白；这样，我们才能走到末了。

一九四二年，在上海的同工中，起了反对倪弟兄的大风波，在上海只剩下几个人是站住的。当时我也蒙了保守，丝毫不为所动。现在回头看，我知道那完全是存心的问题。我绝对承认，那时如果我的存心稍微不干净，我也会陷进那个风波中。

中国人有句话说，树大招风。另一面，按人群关系说，没有一个带头的人，是不受攻击的。谁带头，谁就要遭到人的嫉妒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试炼，试验我们的存心到底是不是纯净洁白。这不是前面弟兄有没有错的问题，乃是我们的存心纯净洁白么？还是我们趁机借题发挥？对方可能有一些弱点，但我们乘机发挥，这就证明我们里头存心不干净。所以，今后我们工作的配搭如何，你我在这条路上能不能走到路终，这不是异象的问题，而完全是存心的问题。

如果我们的存心还有得失的问题，我多得一点就平安无事，我少得一点里头就忿忿不平，这是危险的。若是你有这个不平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出事的。若是派你到一个好地方作工，你就去；派你到一个较差的地方作工，你就觉得受委屈。就是这一点点的委屈，有一天要出事情；这证明你里面不够纯净洁白。请我们扪心自问，今天我们里面干净不干净？存心清洁不清洁？

惟独通达人能明白

但以理十一章二十一至三十五节是预言安提阿克以比凡尼（Antiochus Epiphanes）的事。主前一七〇年，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开始逼迫犹太人，屠杀犹太人，并且污秽圣殿。当时有犹太的马克比（Judas Maccabeus）率领犹太人起来抵抗。读经的人都承认，那是将来敌基督逼迫神选民的一个小影，一个预表。所以，将来的事发生，原则就和从前发生的事一样。但以理的预言中说到那些忠信为主作见证的人，乃是纯净洁白、通达认识神、刚强开拓的人。今天这三点我们都需要。我们要对主说，“主阿，求你把我的存心摆在你的光中，除去其中一切的不纯和不洁。”我们的心要纯净到一个地步，洁白到一个地步，除了为着主这条路，为着主的前途，我们别无贪求。若是你我的存心不是纯净洁白到这地步，若是我们在这条路和主这个前途之外，还稍微有什么贪求，有什么盼望，我们在事奉上迟早要出事情。

纯净洁白的人才能成为通达明白的人。今天不管有些人怎么喊看见异象，他们是越看越糊涂。有些人说他们得着启示，但他们的行事为人、他们的作工，却是往错谬的路上直奔。要作通达人，就得里头纯净洁白；里头明亮，眼睛就看得清楚。你有通达智慧，你才真明白。一切别有贪求的人，里头必定不明亮，也必不能通达明白。我们的心一不纯净，我们的眼睛就昏花。惟有我们里头是纯净洁白，我们的眼睛才明亮，我们才能成为通达明白的人。

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

此外，要刚强开拓。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，刚强开拓。越是到末后的世代，越需要我们有作为。为着主，我们要有作为。当人用花言巧语勾引人的时候，正是认识神的子民当刚强开拓的时候，正是我们该有一点作为的时候。

求主怜悯我们。我再说，我们能否走到路终，这要看我们的存心。环境可以非常恶劣，甚至叫我丧命，但我始终不改，一直要走到路终。我们能否这样，一面是在乎主的怜悯，另一面完全是在乎存心。存心纯净洁白，就能受得住熬炼。不然，等到勾引一来，就要出事情。存心若没有搀杂，外面怎样勾引都不会影响我们。

第二篇 翻掉个性与显出功用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四章十六节。

个性被推翻必显出功用

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个性与功用的关系。关于个性这件事，在我们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。我们众人走主这条路，一面，路我们是看清楚了；另一面，我们的存心是干净的，即使死也要走这条路，就是舍命也要走这条路。然而按我的观察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大难处，就是个性，也就是天性。虽然这条路我们走定了，但我们在这条路上能给主多少出路，端看我们的个性被推翻多少，我们的天性被破碎多少。我们的个性被翻掉有多少，我们的用处才能显出有多少。据我观察，有好些弟兄姊妹显不出多少用处，基本的难处就在于他们的个性没有破碎。

破碎的道，我们众人都听过，也都清楚，但我们并没有多少破碎。比如，有的弟兄姊妹个性就是与人合不来。他们不反别人，不闹别人，也没有意思要搅扰什么人，这些统统没有。然而，他们的个性就是不和别人调，要么就是自己作，不然就是别人作。他作就完全他作，你作就完全你作；你作垮了天是你负责，他作倒了地是他倒霉。今天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。所以，天性在主的工作上是很厉害的难处。

主的工作根本就是身体的原则，怎么能不配搭？有弟兄说，在台北召会配搭事奉很难，三姑六婆一大堆。这话颇有道理，到台北事奉，上有长老，下有排负责，当中还有家负责，上下左右都要压你，挤你，难怪很多人感觉到台北事奉吃不消。这就是个性的问题；你的个性若没有受对付，你永远不能和人配搭。

有的人个性生来是畏缩的，按着他所蒙的恩典和所得的恩赐，他身上应该显出一个职事才对；他实在能挑千斤重担，但到现在他只挑二十斤。这样的人的天性就像含羞草一样，总是往回缩，总是往后退；因此，他的功用就只停在那里。还有一种人的个性是什么事都敢作，无论你把什么交给他，他都敢收；即使你把地球月亮全给他，他也不怕。但事实上，他的能力跟不上，所以作不出果效，反而误了事。

个性与民族性

这些个性的难处，不能不归因于我们的民族性；这个民族性对个性来说，实在关系重大。以日本人为例，在我去过日本之前，我以为日本人的本能、干才比我们高。后来我到了日本，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，和日本人有过一些接触；我就看见，以人的头脑和干才说，日本人赶不上我们中国人。他们的思想慢，干才也不是那样精巧。那么他们成功的点在那里呢？他们就是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话：勤能补拙。中国人作一个钟头的工，他们起码作三个钟头。我在美国看见孩子们读书，中国学生晚上读一个钟头就可以，日本孩子却必须读五个钟头。中国孩子真是有一目十行的味道，这样一念，明天考试就碰运气吧。日本孩子不是这样，明天要考试，他就一字一行的都记在头脑里，读到半夜三点钟。他是字字会背，学校所考的他都会，一点也不碰巧。中国孩子考试时，一口气把答案写完交卷，结果考了一个A。日本孩子是一个字一个字

的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写；他很慢，末了也得到一个A。然而，他这个A是保准的，但中国孩子的A是碰巧的，有时碰不巧就得了B。

日本人天性肯学，又有忍耐。我在日本到百货公司买东西，真是不耐烦等他们打包。他们一面说谢谢，一面打包；不过是一个包装，也要包个三层、四层。你花五分钟买了一点东西，他们要打包十分钟，然后又点头又鞠躬，耐性真大。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日本人不能发明，但他们能学，学到末了比你发明的还好。

说到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，偷工减料是我们的好本事。中国人什么事一看就懂，一作就成，但多是偷工，多是减料。按一般来说，中国人作事开头都很好，到末了却常是马马虎虎的交账。以前山东产绸，刚开始一疋绸三十八两丝，慢慢的减了料，再慢慢的用粉浆代替，到末了这一疋绸变成十二两丝。减料到最后别人就不要了。许多时候，一个工作本来需要作一周，但是中国人可以三天就马马虎虎作好了，这就是偷工。然而日本人不是这样，他们一周能作好的工，足足要作十天，直到作得十全十美。他们的民族性实在厉害。

至于美国人，他们作事非常认真。对于一件事，他们不作就不作，要作就认真的作；他们是不带手作事情的，所以你很难叫美国人转弯。你告诉他怎么作，他就开始作了。等他开始作之后，你若叫他转个弯，那简直是不可能。你叫他转，他会生气；他说，你刚才叫我向南走，现在怎么又叫我向北走？所以，你若和他们来往，要事先有数；你若要中途更改，就自找麻烦，他非给你作错不可。然而中国人替你作事，你改二十八次都可以。中国人本事大，你无论怎么改，你话还没说清楚，他就懂了。这是中国人的天才，但是结果作得并不好。

洛杉矶召会每周六作整洁，许多弟兄姊妹都不是随随便便作的，他们是换上工作服，认认真真的作。这个认真就是他们作事成功的原因；他们负责，不敷衍，要就是要，不要就是不要。不像我们中国人，不要又好像要；要又要得不彻底。这是中国人天性上的难处。

为主作工不可再受个性限制

我们今天为主作工，按规矩我们对主的忠信和殷勤，应该超过作别的事业。我们今天既是奉献给主的人，前途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是为着事奉主，我们就应该有相当的功用。然而很可惜，我们显出来的功用太少，因为我们受个性的限制太多。若是我们不把老旧的个性翻掉，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恐怕就到此为止。

有的弟兄个性非常自信，自信他能作事；他这个自信，就叫他看不见光。比方，他在一个地方作工，过了一两年，什么也没作出来；再换一个地方还是如此。然而，他并不觉得自己不行，只觉得别人不行。这样的人应该把自信翻掉，不要再自信了；他一翻掉他的自信就有用处。今天我们同工的用处不能完全发挥，多是受个性的限制。若是我们能冲破个性的限制，我们工作的果效就不仅这一点，应该加三倍还不止。

有的人作事，就是不能运用环境，而要环境迁就他。若是环境不齐备，条件不够，他就不作。要知道，在我们这个工作里，要环境齐备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组织，不可能有齐备的环境。若以打仗为例，实在说，我们打正规战的不多，都是打游击战；我们没有正规军，都是游击队。这个就在于你随机应变，什么环境都可以用，你非要去就环境不可。

我在台湾刚开始文字工作时，是在家里的一个小茶几上编写文章。有写字台我能写，没有写字台我一样能写。千万不要说没有写字台就不能写，就不能作文字工作。有台子能作，能写；没有台子一样能作，能写；我们非有这个个性不可。我们不能有一个个性，一定要怎样才能作事。

我们必须作到一个地步，什么环境都能作。然而，仅仅从外面学一个办法是不行的，必须从里头翻掉我们的个性。请切切记得，我们的用处能显出多少，十之八九都在乎个性。你我能把个性翻掉，我们的用处就能加增几倍，工作的果效也能立刻加几倍。我们都受了个性的限制，今天有相当多的难处，都是由于个性的关系。盼望同工们对这件事都有深切的感觉。

第三篇 和谐配搭带进主的祝福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在工作上能有多少用处，显出多少果效，完全是在于配搭。

配搭的权柄并无地位的思想

说到配搭，虽然我们注意了多年，也实行了多年，但我们对配搭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对于权柄的错误领会；这个错误的观念是从我们的背景出来的。因着在配搭里有属灵权柄的讲究，我们一听到权柄，就从背景的影响里生出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权柄是地位的问题，好像谁作我的权柄，谁就比我高，比我大。这就是今天在召会中配搭的难处。

其实在配搭中的权柄，并没有地位高低的意思。在身体中的配搭不是作官，好像我是部长，你是局长，局长比部长低；配搭里没有这个。你不能说，眼睛比鼻子高，鼻子比嘴唇高，这完全是配搭的问题。在身体中的配搭，完全重在合作；没有配搭就没有合作，没有合作就没有功用。正如你膀臂上的手臂、手掌和手指，配搭在一起，才能为身体尽功用；并不是手臂比手掌大，也不是手掌比手臂低。同样的，在召会的配搭中，绝不是说，我是权柄，我就高大，你是服权柄的，你就低下。

作任何事只能是一元的，不能是多元的。比如，一支军队出去打仗，里面不可能有两个总司令。若是两个总司令，这支军队的指挥就是多元的。指挥一多元，就会产生混乱。一支军队必须只有一个总司令，这支军队的指挥必须是一元的。然而，人有一个堕落的天性，这个堕落的天性，就是人的不服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。所以，一提到权柄，人里头就是不服，就是背叛。召会的事奉是一元的，不是多元的；若不是一元就会乱，一乱就会解体，一解体，能力就没有了，功用也丧失了。召会的事奉必须一元化，才会出现一个体系，才有功用和能力。这个一元不能有八个头，甚至两个头也不可以，它必须只有一个头。

在这一点上，历代召会都弄不清楚，有时是服权柄的人弄不清楚，有时是作权柄的弄不清楚。有些作权柄的，像是在作官，要众人都听他的话。有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以为自己是第一，别人是第二，第二该听第一的。这完全是作官的味道；在召会中配搭，绝不该这样。

不重带头只重显出功用

那么在配搭中该如何呢？这完全在乎主的怜悯。你来到一个场合，是一个地方召会也好，是一个工作区域也好，若是主安排你在那里作带头的，你就带头；若是主没有安排你带头，你就接受安排，接受带领。这不是说，别人作长官，你作部属，他是上司，你是下属；这样的思想不该存留。你到一个区域作工，若不和这个工作区域的带领人调在一起，这个区域的工作就会变成二元化。工作应该是一元的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领头的。你作工的能力或许比他高，职事的分量比他重，但环境安排他在这里带头，你就该听他，这才是合宜的。

不要以为你的能力强，你在工作上就是带头的。在环境上，主不一定这样安排。你非得接受环境的安排，和别人配起来不可。一配起来，就有作权柄的与服权柄的。比如你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不能说你会传福音，就不管配搭的事，不需要配搭。你还得和其他圣徒配搭，还得服带头的人；

带头的安排你去那里传福音，你就去那里传福音。等到你去传的时候，你那个传福音的恩赐就该全力尽上，这个别人不能代替你；这时就是你运用恩赐的时候。

千万不要争带头不带头，要紧的是要显出你的功用。你不要在乎谁带头，谁带头都可以。只要带头的说，你去传福音，那就是你显出功用的时候。这就像一个听命的军长一样，你们差派我到那里去，我就到那里，我绝对听调。你多给我军队也可以，少给我军队也可以；给我好的装备我打，不给好的装备我也打。我们在工作的行动上，也应该有这个精神，绝对和人配搭，绝对听调。

自由权柄就是没有权柄

有的弟兄虽然讲权柄，但他所讲的是自由权柄。什么是自由权柄？就是今天你讲得合式，我服你的权柄；明天我认为不合式时，就请你客气一点，我也客气一点，大家都不要过问，彼此客卿相安。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权柄。

我们这个工作，这个见证，从一九二二年开始，到了抗战之前，各地起来走这条路，脱离公会奉主名聚会的，非常的多。等到了抗战期间，各地情形是相当混乱，谁也不听谁的话。从抗战前一直到抗战期间，我们各处的同工有几百位，大家都公认倪柝声弟兄是工作带领人，但是倪弟兄能调动，同时肯被调动的，约只有五到十位。许多人倪弟兄不能调动，他们也不肯被调动；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大家服的是自由权柄。与他合式，他就服你这个权柄；与他不合的，严重一点就说几句反腔反调的话，轻一点就客客气气，保持距离。试想这叫带头的倪弟兄怎么办？当然，他也只好让他们去了。所以那时，名义上的同工虽然不少，但真正配搭在一起，在工作上一致行动的，不过只有几位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主安排我们到上海，上海就有了复兴。这复兴的风声传到全国各地，福建、广东两省重要城市的弟兄们，都写信请我们去。我们去了一看，情形实在很混乱。到了一九四八年，我们与倪弟兄有一次的交通，我问他，“我们看过了福建、广东两省的工作，情况相当的乱，这怎么办？”他就讲了耶路撒冷的路线，越讲灵越出来，大家实在受感动。有一位姊妹就说，“这条路线既然那么好，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行呢？”大家都说，“阿们。”倪弟兄就说，“既然你们众人都要实行，那么你们就得把自己都交出来。”

倪弟兄这样作，是因为他学了功课。既然大家要走耶路撒冷的路线，要受带领，要配搭在一个地方，就得个个把自己交出来。这个“交出来”乃是这样开始的。从那时起，福州马上复兴了，接着全国都复兴了。

我们到台湾来，还是那时“交出来”的一个流。所以当初在台湾，几乎大家都是站在交出来的地位上配搭的。因此，台湾的工作一开头就是一个体系，没有紊乱的情形。回头看我们的历史，在已过这条路上，没有那一部分工作，能比得上在台湾的工作，开展得如此快而蒙福。我们都承认，那个蒙福的原因就在于一，在于和谐。这个和谐一出来，祝福就跟着来了。

工作的祝福在于同心和谐

工作上最要紧的就是要同心；我们非同心不可，因为同心才能配搭。过去在大陆，我们没有多少祝福，是因为没有同心配搭。这些年在台湾有祝福，是因为有同心的配搭。谁都看见了，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，八年之间的开展有多少。以后中途起了波折，从一九五七年到六八年，几乎没有开展，等于停顿，因为那时没有和谐。所以，同工们必须学习和谐，这是绝对闹不得的。任何场合只要一闹意见，祝福就没有了。若是我们全体同工都同心配搭，工作的前途就非常可观。

祝福在于和谐，在于配搭，不在于会讲多少的道。按我的观察，我们的配搭还不够和谐，在我们的配搭里还有一些小摩擦，这使我们非常受亏损。我愿意作见证，最上算的事就是配搭，就是接受调动。

工作行动应接受身体引导

请你们原谅我说，你们不必再注意个人引导。在个人的生活行动上，你可以个人寻求引导，但是在工作的行动上，你要放下个人引导，接受身体的引导。弟兄们调你到那里，你就照着你所能的去作。调你到台中，你去传福音；调你到高雄，你也是传福音；调你到高山上，你还是传福音。无论调你到那里，你都可以传福音。不仅如此，弟兄们叫你谁配搭，你都接受；给你年长的，你可以配搭；给你年幼的，你也可以配搭。叫你带头也可以，叫你完全服别人也可以。这如同一支篮球队，领队的不一定打球打得最好；可能在队里你是第一好手，但你并不是领队，你还得听领队的话，听教练的话。你若不听话，球就不会打赢。今天我们这个工作也是这样，不是你个人作，也不是我个人作，乃是一个团队，一个体系作。

我们当初受了组织基督教的刺激，起来弃绝人的组织，不要人的管辖，只接受圣灵的引导，这在开头是对的；但慢慢的我们偏到另一个极端，什么都是“圣灵的引导”。现在我们回到圣经来看，请问全本新约里有没有一处说，提摩太受主引导？没有。什么地方说，提多受主引导？没有。难道保罗不如我们今天带头的属灵么？我们今天常会说，“弟兄，看主怎么引导你吧。”保罗却从来没有这样作。保罗说，“提摩太，你到我这里来。提多，你要留在那里。”（参提后四9，多一5。）保罗要这个去，这个就去；保罗要那个来，那个就来；保罗要谁留下，谁就留下。你再读新约，你找不出有那一次，提摩太自己在工作上受引导。因为工作是一个整体，只能有一个引导。如同打篮球，如果五个队员有五个引导，五种打法，你看这场篮球怎么打？好的篮球队，全数队员都得听队长或是领队发号，全体一致行动，这样球才能打得好。

工作完全在于配搭

今天我们的工作不倚靠属灵大汉。老实说，属灵大汉到我们中间，反而带来麻烦，弄得大家都不能干了。我们不在乎属灵大汉，完全在乎配搭。虽然大家都差不多，但只要配搭得好，主就有路。这在撒但面前有能力，在人面前也有能力。人会说，难怪他们作工有果效，他们处处都是联在一起，他们是一致的。你若稍微一没有配搭，你就是在分割主的身体，你自己会先失去功用，你也会害了整个身体。这一点我们必须蒙怜悯，靠主恩典学功课。

千万记得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单独作工。我们不是作解经家，也不是作布道家，我们今天作的是建造身体的工作。上上下下，前后左右，我们不知和多少的人有关联，所以你我不能不配搭。你一不配搭，立刻你就了了。今后我们的工作能否带进祝福，就系在这点上。我们的存心要干净，我们的旧个性要翻掉，我们与人要配搭；这样，我们的事奉就会有果效，前面的工作就会有主的祝福。

第四篇 存心清洁，推翻个性，与人配搭，显出作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，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节。

存心清洁，推翻个性，与人配搭

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交通到三个点：存心问题、个性问题、以及配搭的问题。有一件事是所有事奉主者必须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不论我们受了多少造就，有多大的恩赐，显出多大的功用，如果我们的存心不清洁，个性没有被推翻，在配搭上就会有难处；即使不出事，也会失去功用。这是非常基本且实际的。所以，我们若要在主的工作上有用处，在主的路上持久，我们里头的动机就必须清洁，只要主和主的道路，此外无所贪求。再者，我们的个性必须被推翻，因为我们的个性常常是主工作上最大的难处；所以，我们必须是反自己、反天然个性的人。这样，我们自然容易与人配搭，也才能显出功用。

学习有作为并刚强开拓

以为自己不能作什么乃是错误的

存心、个性、配搭这三个点乃是基础；有了这些之后，我们还必须学习有所作为，也就是要刚强开拓。按我的观察，我们几乎没什么作为。我们常以为自己只是个恩赐小的人，恩赐大者不动，我们就无法作什么。并且即使他们动起来了，我们也不过是在旁边配搭而已。

我们常以此原谅自己的没有作为，或者以我们不闹事，不出事，无论在那里都与人相安无事，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样的态度看似谦卑，却是极其消极。主不只要我们不闹事，不出事，主所在乎的，是我们到底赚了多少钱“利润”。在马太二十五章，不仅领五他连得、二他连得的要去赚得利润，甚至领一他连得的也要赚取利润。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这种消极的态度，并不在恩赐大者的身上；反而是在恩赐较小的人身上。这样的人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消极的埋藏他所得的恩赐，认为自己不能作什么，就恐惧战兢的以不失去主的恩赐为好。在召会中，这样的弟兄姊妹相当多；然而，不要以为这样就能逃避主的责备。这种以为自己不能作什么的消极态度，乃是错的。

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

从二十五章我们能找出另一个事实。那领一他连得的，一面消极的小看自己；另一面，他看主是一个忍心的人。他抱怨主“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”。（24。）是的，主在工作上的要求似乎是不讲理的；没有撒种的，叫我们去收割，没有簸散的，叫我们去收聚。有时，我们推辞说，“主不作的，我们能作么？弟兄们告诉我们，要跟着圣灵的水流，但是主的水流还没有流过来，我如何跟随呢？这是荒地，是旷野，主没有打发水流过来，我若作了也是白作。”乍听之下，这样的话很合理；但我们还得记住主对那恶仆的回答：“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，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”（26~27。）主并没有驳正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说出的话；反之，主承认他所说的事实，要他仍有所作为。盼望我们以后对自己再没有这个理由了。

要有开疆拓土的精神

有人曾对我说，“我那个地方的工作真难作，只有姊妹，没有弟兄，也没有安排一个同工给我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怎么作？只有恐惧战兢的保本吧。否则，不仅赚不到利，反倒蚀本；所以，还是保本吧。”类似这样的腔调很多。另有的人说，“这里虽然有弟兄姊妹，但是姊妹都是年长的，论作工不能作，却有说闲话的好本事，所以我这个工作不好作。”又有的人说，“我所到的地方真是不毛之地，没有会所，也没有钱，连吃饭钱都勉强够用，这个工要怎么样？”有些服事青少年的说，“初中生的工作真难作，既没有帮手，又要这个，要那个。”有些负责弟兄说，“基隆需要人，宜兰也需要人，该怎么办？要去基隆，这个人不行；要去宜兰，另一个也不行。”其实，我们若真是样样都行，新耶路撒冷早已出现。我们现今所需要的，乃是要有开疆拓土的精神。

李弟兄个人的见证

在烟台被主兴起

以我自己为例，我的难处就是容易停留在一个地方，一作工，就不动了。这个弱点致使工作无法更多的开拓。所以，我常常挨主打，主兴起环境赶我，使我不得不动。可以说，我是将一生中最精粹的时间，花在烟台这个小地方。现在回头想，当初也许应该搬到北平作工才对。有人说，在熟悉的地方工作，才能作得好；但事实上，北平的工作的确比烟台好作多了。当然，在烟台也有该学的功课。当时全中国研究真理的人大多在华北，而烟台就是华北研究真理的大本营。全中国，在属灵上最有分量，且最合乎圣经的“足前明灯报”，就是起源于烟台，是当地的葡萄山会堂出版的。倪柝声弟兄早期也曾推荐这分刊物。可惜，他们不久也钻到道理上去。除了葡萄山会堂，在烟台还有一个查经处，他们对圣经的研究也很厉害。这个查经处有弟兄会的背景，是从他们出来，而与他们有关。因此，在烟台那个小地方，在东山有一个葡萄山会堂，在西山有一个查经处。这两个山，可说是两个堡垒，既牢固又坚实。他们在认识圣经、认识真理上，叫人十分佩服。可惜，这两个地方都落入道理的讲解。主怜悯我们，在烟台把我们兴起来，使我们在那里作主的见证，打真理的仗，有好的学习。然而，现在回头看，若将在烟台那五、六年的工夫花在北平，果效也许会增加几倍。

清楚北平地理位置的重要，仍是不肯动

主在烟台将我们兴起来，最为难我们的并不是各公会，而是东山的葡萄山会堂，和西山的查经处。然而，从烟台来的圣徒都能作见证，到末了这两处也被攻破了。之后，主恢复的工作就在那里开始发展建造，所以我不肯离开。其实，我的工夫应该花在北平。等我的眼光放开了，我就向主说，只要国家一胜利了，平安了，我一定搬到北平。当时的北平，可说是东北、西北和华北的交汇处。从北平搭火车到东北的沈阳、奉天，或是到西北的包头，或是到华北的济南，或转乘陇海铁路往西，都不超过十个钟头。北平可说是个大中心点。我虽然清楚这事，但清楚归清楚，至终还是要等胜利后，才愿意迁过去。

等到烟台大复兴时，东北、西北全数受烟台见证的影响。有人从东北来，有人从西北来，他们要坐火车，还要搭船，才能到烟台。烟台位于山东的牛角尖，这个小地方得了复兴，结果有七十位移民到西北，还有三十位移民到东北。那时，各地实在都受其影响，但已经有点

晚了；即使是这样晚了，我还是不肯动。直至一九四二年，我才清楚一件事，就是用烟台训练出华北的人才，结合东北的财富，开展西北。

论到当时东北的财力，的确是丰厚。例如，上海买会所，一口气交出二百多条金子，乃是东北的钱先垫转出去的。又如，青岛盖造了一个大会所，可容纳一千多人，是一位弟兄摆上财物，亲自负责买地，把会所造好，供召会使用。我举这些例子，是要指出当时东北财物上的丰富。

到上海、南京

尽管那时，我知道烟台的人训练出来了，东北的财物也有了，就可以往西北发展；但我仍是不肯动。实在说，是应该走了，根本不必管胜利不胜利，到北平去就对了；然而我就是不肯动。直到有一天，主借着日本人的手和共产党的手，把我赶离开烟台。主若不兴起环境，我就不会走。主有祂奇妙的作法，兴起环境把我赶走；另一面，祂也保守我一路到了上海。

上海是个大地方，我实在没有意思去上海。上海、南京的圣徒，不知向我题了多少次，盼望我去上海；但我心里还是一直想着从北平到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。这个念头，我一直转不过来。然而，因着中国局势的改变，弟兄们叫我到上海、南京，我才答应了。一到那里，那里的工作就开了，并且复兴起来了。这一复兴，我就只管上海、南京，别处都不管了；即使是叫我到苏州都不肯。那时，我一心要在上海作工，会所造得相当大，里头坐三千人，外面坐二千人，加起来可容纳五千人。然而，主兴起环境逼我走；即使是这样，我还硬是不肯走。一直到倪弟兄发电报，安排我走开。这一走，就来到台湾了。

到台湾

那时我相当懊悔，来到台湾。一九五〇年的台湾，土里土气的，到处都是卵石子路，少有柏油路，并且满街都是木屐声。当时，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。想起当年在上海开特会，年长和同辈的同工都是帮手，一呼百应。然而一到台湾，几乎都是受我带领的，所以一个帮手也没有。我回到家，往床上一躺，只能长声叹气，看着天花板，问自己：“到这里来作什么？”一天晚上，我到东门町、小北门口走一走，满街都是石子路，风沙到处飞扬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心想怎么办？要作什么工？有什么工可作？有一天，一个念头来了，觉得无论如何总要到中部、南部看一看。以后，我到中南部走了一趟，觉得还有工可作，就和弟兄们交通，我们在这里开工吧。

到马尼拉

到台湾两个多月后，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我们正式在台湾开工了。之后，马尼拉邀请我去，于是我有十年之久，每年都花相当多的工夫在马尼拉。当时印尼一封又一封的信要我去，新加坡、泰国也是这样。然而我总是覆信说，等主的引导吧，因为时间安排不出来。这就是我的难处，实在要求主赦免我，将来这个账我不知要如何交代？

现在回头看，我起码应该把在菲律宾的时间，拿出三分之一用在别处。从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，这十年间，我最少有十分之四的工夫，是用在马尼拉。当时如果我拿出一年的工

夫，到新加坡、印尼作工，我绝对相信，不会只有今天的光景。我去新加坡去得晚，若早在一九六〇年去，新加坡就稳定下来了。可惜，我只到马尼拉，然后就回台北，乃是台北、马尼拉两地跑，连海关人员对我都相当熟悉。连日本这么近，我都没去。我头一次到日本，还是受英国邀请去访问时，顺道经过日本。回想起来，当时，即使我花时间在台北，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，实在应该拿出一点时间到日本。然而，我就是没有那样作。

到美国

再者，说到去美国开工，是我连做梦也不敢作的。一九三八年九月，我正在北平作工，那次工作很蒙主祝福；之后在十一月间，我就回到了烟台。不久，从北平寄来一封挂号信，里头有两张支票，一张是美金支票一千六百元，一张是中国银行的一千二百元中国钱。信上清楚写着：“这一千二百元中国钱，是给你的妻子和小孩一年的生活费，一个月一百元；另外的一千六百元，是给你到美国去的路费。我觉得你应该去美国，美国需要这个道。”当时我覆信说，“我一点没有感觉，里面没有这个引导。我不能动，我还要留在烟台作工。这两张支票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我退还给你？”那是一九三八年，我得着这一笔路费；二十年之后，到了一九五八年，我才去了美国。你看，我们的天性是何等限制主的工作。我绝对相信，如果不是我这个天性，主在我身上应该开展得更多。

一九五八年，我去了美国，看见纽约的光景。之后，我和一位弟兄一同到欧洲访问，接着又去了耶路撒冷。我在那里和那位弟兄交通说，“我觉得主在纽约即将有一个新起头，你不要跟着我回远东了，就从中东回去吧。”因着我看出纽约那里的需要，他就回纽约去了。到了一九六〇年，我从旧金山经过时，清清楚楚的对一位住在那里的弟兄说，我有很深的感觉，主要在美国开始一个工作，并且是从西岸开始。当时，这位弟兄觉得那里的聚会，没有什么进展，他们夫妇正考虑要回台湾；他听了我的话，简直不能相信。正当他们想回台湾时，我反而说，主在那里要开工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去作什么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迟钝，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主逼的。

回想从大陆来台湾的过程

再说到我离开大陆，实在是一点准备也没有。大陆政局改变的前半年，倪弟兄曾两次在同工聚会说，“无论李弟兄愿不愿意，我们都要他离开大陆。”到末了，约是一九四九年一、二月间，他问我：“你是先去香港，还是先去台湾？”我回答说，“我一点也没有感觉，你要我去香港也好，去台湾也好。”说了这话以后，我还是继续忙于上海会所的盖造。按当时的情势而言，我的确是太迟钝，即便不打算快走，至少总得把家里整顿一下，让行李先发船送走。基本上，我这个人的天性太限制主的工作了。我天天忙着盖大会所，傍晚回家吃饭，妻子常催我作安排，我还是没理会。直到当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接到倪柝声弟兄的电报，说，“你把上海的责任全数交给地方上的弟兄，你到我这里来。”我就立刻订好机票，四月三十日飞到福州。

我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更何况家里的事。我要去台湾时，家人问我怎么办，我回答说，“主若是要你们走，我就找弟兄替你们买船票。若是买到就统统到台湾，买不到就留在上海吧。”没有一个人会料到局面改变得这么快；我和家人能出来，实在是主的主宰。在我刚抵

达台湾第二天，就接到电报说，我的家人已经下船，要我去接船。我把电报转给张弟兄，请他作担保，因为当时虽不需要正式的入境证，但需要有人作担保，办理入境手续；张弟兄就带我到基隆接船。前天早上我上飞机，他们还没有定规走不走，隔天下午他们就下船了。六、七个孩子，跟着两个用人，东西装箱的装箱，不打紧的就丢了。我的第二个男孩子，那时还在小东门读书，我们在湖西，打电话把他老远找来。他哭了起来说，“爸爸、妈妈都跑掉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。”他急急忙忙上了小船，就这样跑出来了。我早就应该打算走的，却因着我的迟钝，叫孩子们也受苦。

我一生的工作，在美国的代价算是最大的。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个代价有多大，这完全是因为我的错误，受了主的责打，被主打到美国去的。我们若是有感觉，就不必受这个折磨，而应该往外开展。工作到一个地步，是应该往外开展的。我说这些给你们听，是要我们众人都回到主面前，看见我们的工作需要开展，我们的作为的确不够。

召会在印尼的光景

最近，我分析印尼的情形给那里的圣徒们听。我告诉他们，不要太批评其他基督教团体。若是在全印尼，神只有我们这一班儿女，再没有其他事奉祂的人，那光景是何等可怜。泗水召会在该地三十年了，当地有一、二百万人口，但是召会中在数的，也就是有名字的，不过四百人，到会的只有二百多人；这还是最大的召会。另一个万隆召会，也将近二十年了，到会的有七、八十人，在数的约二百人左右；然而，当地至少有一百多万的人口。椰城（雅加达）有三、四百万人口，召会在那里也有十七、八年了，但在数的只有二百多位，到会的一百多位。这是印尼三个主要的大召会，其他都是一些小召会。

我们批评公会不对，但事实上，我们自己更需要有所作为，更需要开拓。有一位弟兄在印尼，为着神学，带了一百多位信徒在印尼各地作工。他们带人得救，比我们聚会的人还多。此外，南浸会在一年内，在印尼造了一百个礼拜堂。我承认这都是物质的、外面的；但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，这一百个礼拜堂中，若是每个礼拜堂都有十个得救的人，就有一千人。当然，他们中间没有得救的，恐怕也有很多；但仅仅是这一千人，就比我们作了三十多年所得的人数还多。我们不能在这里仅仅抱着一本圣经，而没有作为。我的意思不是说，大家都去作公会的工作；我的意思乃是，既然那个是不对的，我们这个对的就更应该有所作为。

台湾的难处一开拓的精神不够，行动不够，不够有作为

今天，同工们在台湾的作为是差了。我承认我的天性应当改，但我相信弟兄们的天性也有难处。到底难处在那里，我不知道。总之，我们开拓的精神不够，行动不够，不够有作为。千万不要说，主没有引导我到日本，没有引导我到南洋，更没有引导我到欧洲、美国、南美。先不要这样说，反倒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所作为。不要抱怨工作把你安排到僻远乡间，从来没有给你好地方。不错，工作上是这样安排，但你应该把不毛之地，作得像繁茂的利巴嫩一样。我们应该作到，没有撒种的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要收聚。主是不讲条件的。我们应当有这一个精神，无论作什么，非作到拔尖不可。

比如，工作安排你作某地的青年学生工作，你一到那里，非把它作透不可。即使不要命，也要作透；不能讲理由，更不能有借口。不要说，因为这位弟兄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所以我

都没有配搭，没有好帮手，孤掌难鸣…；讲了许多理由。请记住，当我们这样说时，就是在埋怨主，说祂是个忍心的人，什么都没有给我们，就叫我们作工；没有撒种的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要收聚。主是不讲理的，主不听我们这一套。反之，祂要说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。按规矩，不论我们到那里去，都要有开拓的精神。到一地工作，有十个学生，就要把他们作到一百个，并且各个学校都有得救的人。总之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都一定要开拓。即使我们身边的人不合用，我们还得用他；因为有总比没有好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精神，在别人手里不能用的人，我们能。我能见证，这样作的确是反我们的天性。

反天性，反观念

我们若再读马太二十五章，就能看见我们的心理、眼光、观念是差得太远了。那领一他连得的，看看别人最少有二他连得、五他连得，而他这一他连得能作什么？再看看环境，简直不像样。好像在环境上，主没有安排，没有撒种要收割，没有簸散要收聚，这怎么作法呢？我们若有这种观念，我们就完了。这观念会扼杀我们；我们必须反这个观念，这观念乃是由天性来的。

我真懊悔自己在那十年间，只在马尼拉花工夫。若是那十年至少拿出一年，或半年给新加坡，半年给印尼，今天新加坡和印尼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了。这都是受了天性的拘泥，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反我们的天性。当时，我是认为马尼拉还没有作透，那能顾到别的，那能作那么多。这都是被我的观念害了，这观念非转不可。我们要向主说，“主阿，赞美你，你既要我收割，你就要负责；即使我拚上性命，也要反这个环境。”

出去开展，作出人来

我们的天性使我们有一种消极的观念，这观念会进一步扼杀我们。有些弟兄的确有用处，但他的用处一点也没有发展出来，原因是被他自己的观念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每作一件事情，不作则已，作了就一定要作得尽善尽美，甚至锦上添花，末了还得麻烦别人，只是拘泥于一些小事，却不花工夫出去开展。我们出去开展时，不要一直留在一地；能多开展几处地方，总胜过一直留在一处。我们的观念需要转；我们实在是受我们观念的辖制，以致我们的工作很拘泥，很受限制。虽然我们在这里开展，但我们开展的速度太慢。直到今天，有的地方还作不出人来。

开展有两种意义：一是在人身上往外开展，其次是在地理上开展。我们在一个地方，一定要作出人来。若是你在一个地方作了三年，召会还产生不出长老和执事，你就不能说，因为你那里没有人才，人才都被别人拿去了。我们都得将材就用，没有人才也得用，不像人才的也要用；这完全在于你如何作工。我们无论在那里，都得开展。尤其是姊妹们，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一年，因着受到那些破坏者的影响，姊妹的工作几乎完全被扼杀，没有产生出人。幸亏还有些较年长的姊妹存留下来。今后盼望姊妹们，学习作一点开展的工作。开展不一定要往外地跑，本地也要开展。开展所作的，不外乎要带出人来。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弟，然后教徒弟带徒弟，结果就会从原来的一个人变成一百个人；这就是在人身上开展。有的是在地理上开展，那比较容易；但要作出人来，比较困难。

以基隆召会为例，目前有四个会所，但除了同工之外，目前只剩一位长老，这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所有在基隆作工的弟兄们，都难辞其咎。无论如何总要产生出一位长老，即使是不太合式的，也比没有好。慢慢，就会变作合式的了。从前，那些差会的西教士到中国来，他们所得着的人，按我们看，大部分都是假教友。以我母亲为例，刚开始时她完全是个假教友。直到我得救以后，她还是个假教友，然而她很喜乐，既读圣经，也懂圣经的道理，诸如浪子回家等圣经故事，她统统都会讲。从我孩提时候，她就讲给我听，但是她并没有真正得救。然而这些假教友，到末了就变成真的了。这实在值得我们研究。

抗战胜利后，有一天，倪弟兄和我郑重研究，天主教收教友的问题。他说，天主教收教友，一收就是一家，全家人都是天主教教友。这些人作教友，起初可能是假的，慢慢就变成真的了。那一天，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谈话，但没有结论；之后就再没有谈到这事了。

我们在这里作工，不能偏，不能关着门，说别人都错。我们需要接受负担，往外开拓。比如，我们在台湾岛上已经十九年了，我们没有一个同工，有负担到高山族作工。然而，公会里却有教士去。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作法不对，但我们这些对的又如何呢？若神只有我们这一班儿女，再没有其他的基督徒，这样，高山族的人就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了。在我们中间，至少该有一两位弟兄，真有负担到高山族作工传福音，这个才对。

同工要接受负担把福音开拓出去

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，就是我们没有开拓的精神，没有作为。盼望今后，我们在工作上配搭，不受这难处的限制。本省的弟兄姊妹应该往外开展，中南部有许多大镇，都是三、五万人，实在应该将福音扩展出去。另有些同工应该接受负担，把福音传遍全台湾。比如，某弟兄不必整年都摆在三会所，他可以抽出三个月到各地去。春季，他出去一个半月，秋季再由另一位弟兄出去一个半月，到全岛走一走。比方到了新竹召会，既不用吹号，也不用发广告，只要在那里交通交通，这是何等的好。从新竹到丰原，再到台中，出去一个月；然后转到高雄，再转到台东、花莲，回到台北，这就对了。千万不要把台湾岛上的工作作死了。我们中间有些同工，都应该出来作这个工作，起码有一半以上，都能作这个工作。

我们作工不该局限于一地，应该多到别处，交通少年工作、学生工作等。同工们有一半以上，都应该出去。不要说，主没有引导你。日本需要人去作工，你们可以春夏秋冬四季，各有两位弟兄去，一次停留两三个月；这样，常年下来就都有台湾同工在日本作工。这并不会耽误台湾的工作。我之前编辑“话语职事”，即使在机场也能照样看稿。我的弱点是一作就不动，但主怜悯我，给我翻译诗歌的长处。我在美国整理英文诗歌时，几乎都是坐在车上写的。写完之后，就给为我开车的美国弟兄唱；唱起来不对，或是不合音律的，就再修改。你们都知道，中文诗歌本里，约有二百五十首是我新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。那是从一九六六年底，到隔年的三月，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翻出来的。那段期间，我还到了菲律宾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檳城，天天有聚会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就翻了二百五十首。去年二月间，我到日本，整整花两个月的工夫，和弟兄们把诗歌编出来。总之，我们作事一定要带著作。

最近，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那里的同工对我说，“你回去看看，给我们两位约三十几岁的同工。你看看某弟兄年纪老了，血压高，加上气喘，走路还要人搀扶；另外

两位弟兄也将近六十岁了。我们三个都老了，跑也跑不了多少。”一面我赞同这话，一面我却不赞成。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大，照样可以跑，因此他们也该能跑。另一面，我们也应该能找出两三位三十岁左右的同工，没有成家也无所谓，因为到那里结婚都可以。我这样说，是要指出我们非常拘泥于我们的天性，如同蜗牛，不碰它，它还蛮自在的；一碰它，头就缩进去，再也不出来了。这实在是我们的难处。

要提防骄傲，并且不自居

除了天性之外，我们的难处就是骄傲；这是我们历代的难处。没有作为的人，一旦能作出一点，立刻就骄傲起来了。一骄傲，就会使我们从正确的道路岔出去。所以，我们要有作为，但要提防骄傲。近年来，去巴西的工人少，同工中至少应该去两个家。然而，去的人要有所作为，年龄要三十多岁，不能超过三十五岁，并且要有英文基础。到那里，自修二年的葡萄牙文后，就可以用葡萄牙文传讲信息了。若是两位同工到那里好好作五年，能作到两三万人，那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可怕的是，等他们作出两三万人之后，就很容易骄傲起来。所以，我们应当只知道开拓作工，而不要有一点思想，认为这是“我”作出来的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一面我们要开拓，一面我们一点也不自居。若是这样，我们的工作必蒙大福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必须顾到先前所题到的四个点：我们的存心要清洁，要反我们的个性，同时尽力和弟兄姊妹配搭，在主前显出作为来。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地方，尽力带人，产生出人；另一面，要往台湾各地开展。我要鼓励弟兄们，都应当拿出几天的时间，到别的地方走一走，多有交通。若一个人构不上，就要约别人同去。弟兄们应该出去，到各地有交通，或是有特别聚会。再者，就是往国外去。现在各处的门都是敞开的，如菲律宾、印尼、南洋各地等。巴西、美国、加拿大的门也都是敞开的。然而，我们不需要没有用的人去，要去一些有用的人。我们要有作为，工作是在那里等着人作的。印尼、新加坡、檳城各地都需要人，都来信要人。我们若是去就业，去找生活，就毫无意义。然而，我们若出去为主作工，一定要有一些作为。

我虽题及自己的弱点，但有些事我也可以靠着主的怜悯向你们夸口。我初到台湾开工时，什么都没有；到美国开工，也是什么都没有。那真是没有撒种的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要收聚。再者，我在美国刚开始要出版文字时，连一分钱也没有。等到第一期的英文“水流报”出版时，我得了二百美元。那时的二百美元，对我而言是不得了了。现在，我们在美国不仅出期刊，也出版书籍。请记住，我们只要去作，一定会有祝福。我鼓励你们要开拓；我再说，请你们把这四点带回去，到主面前祷告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今后主恢复的需要是大的，需要有同工显出作为，显出功用。

第五篇 在工作上要有所作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成全出有用的人

虽然同工们对工作都相当努力，但最大的缺欠，就是没有带出多少有用的人。这不是说我们不忠心，而是我们的忠心不得体。有的地方我们是忠心过了头，以致一直自己作而没有交给别人作，尤其是没有把责任交给别人，让别人分担，或带领他们一同作。这就是同工们在各地代替人作得太多，以致有的地方多年不能产生长老。我们在各地的工作，即使不能产生很有用的长老，至少也得产生有点功用的长老。所以，弟兄们在作法上需要改进。

我们在各处作工的原则，乃是成全圣徒。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“祂所赐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申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”我们无论是作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或教师，目的都是为要成全圣徒。你若有传福音的恩赐，就应当在你所在的地方，带出几个会传福音的人。你若有作教师的恩赐，就要带出几个作教师的人。你要教他们，带领他们作，并且把责任交给他们。

在各地带出长老与执事

我们许多人都有骑脚踏车的经验，当我们刚学习的时候，都是别人在后面扶着我们。扶了一阵子之后，他们会渐渐放手，而我们自己也就骑了。今天的情形也该如此，不是说要每位弟兄都出来作长老、执事；而是要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就着现有的弟兄，找出几个人。这样的拣选，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，乃是相对的找出几个程度上比较好的人。不是立刻让他们作长老或执事，而是交代他们一些事，教他们作。若有弟兄有作长老的潜能，就要带他们进来；不是先给他们作长老的名誉或地位，而是要他们跟着学习带领并治理召会。此外，要把一些事交给他们作，并对他们说清楚，借著作这些事，他们要学习作长老。

盼望从现在开始一年内，各地召会都把同工释放出来，并且不再需要同工。如同国民政府一样，先是军政时期，军政过了，是训政时期；训政过了，是宪政时期，就该还政于民了。然而，我们中间似乎多年都在训政时期，还没有结束。希望再过一年，就要能“还政于民”，再没有同工在地方上负责，完全交给地方上的弟兄们。对于这事，同工们一定要认真作。不要等一年满了，你所在地的召会还是没有人被成全出来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应该把人成全出来。盼望今后地方召会的事，完全由地方上的弟兄们负责。同工们在各地，要积极的把人成全出来，一个地方至少要带出两三位长老，和六、七个执事。若是人不能成全出来，同工们就不能离开，还得在那里继续作，总要把人带出来。

今后我们的工作都该如此，这就逼着我们一定要学习。我们作工不该因循守旧，一成不变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守在一地；乃要活在灵里，并且有生意的眼光。我们从前没有带出负责任的人，越作责任越在我们同工身上。所以同工们今天都得从所在地拔出来，各个召会、各个会所都得作出人来。相信各召会、各会所人才济济，同工们不要以为自己作得最好，要相信后生可畏，别人也能作得比你更好。中国有句谚语，“只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傅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作师傅的无论有多好，已经定型了，无法再有突破；但是他带出来的徒弟，却有可能作得比他更好、更高明。

尽量不要自己作，而是带人一同作

真正会作工的人，就是会用人的人。你自己作，作不出多少事，而且有时也不一定作得那么好。你若真的有许多事必须作，在作的时候，不要自己作，无论作什么，总要有副手，带着别人作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同工们在各地，一定要这样作。找出有用的青年人、中年人，甚至是老年人，要尽力带他们一起作。从前独自作，代替人作，相信只有自己能作，别人不能作，一直不肯交给别人；今后这种作法统统要改掉。即使有的人不愿学，不会作，你都还得教他们。只要你肯教，他们就会作。就像理发院的学徒学理发，若是老师傅一直不肯牺牲几个人让徒弟作，这个徒弟永远学不会。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会笨拙到一点都不会作，只要你愿意让他作，给他作，慢慢的他一定会作。有的人是责任心太重，一直守着自己的工作，不肯交出去。其实你只要从旁督促，还是可以把工作交给别人。把工作交给别人，并带领人来作，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

学习与人合作

我们同工中有的人有一个弱点，就是一直不能与人合作。他不和别人吵，不和别人闹，但就是不能和别人合作，只要一作，就是自己作。有的人个性不肯和人交通，一股劲的蒙着头自己作，这股热劲固然可嘉，但这种作风实在不可取。我们无论作什么事都应当和人有交通。在召会的服事中，有这么多弟兄姊妹，总有人见地比你高明，你应该和人有交通，接受别人的帮助。尤其是青年人，不要想表现自己，作出事情给别人看，这种个性一定要除去。或许有的人不是如此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在青年人中间，彼此互助的空气不浓厚。过去，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几位弟兄，从一开头就没有与人相调；那种显扬自己的空气，至今多多少少还留在我们中间。当然，他们那种极其骄傲的语调，在我们中间是没有了；但那种不谦卑，不肯与人调，缺少与人合作的风气还是存在。

彼此交通观摩可以截长补短

以台北的青年工作为例，每个会所都是各作各的。但反观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展览会，用属灵的话说，就是一种彼此交通、观摩的机会和场合。在台北的学生工作服事者，虽然不一定有一个总带领，但是众人可以自动来在一起交通，看看一会所怎么作，三会所怎么作，高中、初中、大学又该怎么作。众人来在一起，即使是三个臭皮匠，也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。一个人的资源总是有限，最聪明的人就是会观摩别人的作法，而截长补短。我们不能自己闭门造车，总要观察别人怎么作。最笨的人，就是不问别人，不管别人，而蒙着头自己作。台北的青年工作，若有合作的精神，年轻人的数目必定比现在还多。据说三会所的初、高中生合起来，在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之间，这个数目实在差太多。按理，三会所最少该有五百位。当然，从一面说，这个结果并不表示你们没有作生意，或没有赚钱；而是你们生意虽然作了，钱也赚了，但是该赚的没有赚进来，并且赚的也不够多。

你们的青年工作，没有启用家庭配合，这就证明你们缺少合作的精神，检讨得还不够。其实用家庭作学生，对学生工作是一大帮助。在家庭中有年长的姊妹可以作保母，她们有时间，又有财力，能为学生摆上。只要她们把家打开，让学生来，就是一股很大的扶持力量。

可灵活运用并集中力量

合作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灵活运用；不合作力量会分散，一合作就能活用。比如，某大学的学生工作，需要去撒种传福音，但这不是单单那一个会所的事。如果我们一起合作，就会在这个学生工作上，找出许多生意可作，并且随时可以调动。若是我们各守各的会所，作板桥的不管作新庄的，作学生工作的不管作社区的；这虽然有它需要的一面，但是也有它偏颇的一面。不仅学生工作如此，大体的工作也都如此。弟兄们应该有合作交通的灵。

比如，在高雄作工的人应当与台南的人有交通，在台南的同工也应该与高雄的同工商量。彼此检讨，台南是怎么作的，高雄又是怎么作的。大家常常一起交通、检讨，各地的工作自然就活了。这不一定要谁来发动，弟兄们应该都有这个灵，你找我，我找你，一起有交通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恐怕长老们也是各管各的会所，各有自己的作法。在三会所就没有四会所的感觉，在二会所就没有五会所的感觉，每位长老都只管自己的会所。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我们要为主作工，被主使用，一定要有一个广大的心。在我手中的，我固然要忠心作好，在别人手下的，我也应该忠心作好；因为都是主的工作，应该彼此交通并检讨。

翻掉个性，愿意服从

在工作上，需要合作的因素有很多，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学。若是不学，你们的工作就会完全被自己限制住了。主从来不用这样的人。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虽然自己的妻子不生育，也能为那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家不生育的情形祷告。（创二十 17。）不要只是一味的盼望自己生孩子，而不管别人不生育，这样的祷告不会得着主的答应。你一定要学习与人合作，这个精神一定要有。我们的天性是喜欢关起门，自己作自己的；这样的天性一定要翻掉。我们并非一个组织，不需要上面有命令，说，你这个工作不行，一定要和某地有交通，你才去交通。这样作就太组织化、太律法。身体的血液是流通的，若是我的血液只留在大拇指这里，就会造成阻塞，不只不能供应别人，还会害了自己。

我们中间还有一点难处，就是不服人。你在工作上不能发号施令，你就得听命。今天在主的工作上，若是有位弟兄能发号施令，我绝对听从，这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。就像打篮球，球队出去时，总要有个队长。即使队长球打得不如你，你还得听队长的带领，否则球就不能打。工作也是这样，一定要学习服别人。这样的精神，我们是不够的。我们中间所有的问题都是如此，我们里头还搀杂着不服，好像服别人是件羞耻的事。其实服别人不羞耻，乃是荣耀。

彼此顾到财物的需要

在关乎财物方面，即使我们自己缺乏，还要学习顾到别人。例如，有同工到我这里来，我一定要顾到他。即使我没有力量，我也要顾。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。

前面所说的那些个性我们都得翻掉，因为我们作工，是必须合作的。这些点同工们要带到主面前，求主给我们恩典。我们不仅要在所在的地方与人合作，也要到别的地方和弟兄们交通，看看他们是怎么作的。我们一面是彼此帮忙，一面也是彼此学习。

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化的团体，上面调我就动，不调我就不动，安排我就作，不安排就不作；这不是我们作工的态度。我们应当很灵活的彼此来往交通，我有问题就请教你，你就改正我；我

观摩你的作法，你也与我合作。只要能合作，无论作什么，都有出路；若是不合作，工作就不会有多少前途。

在工作上有所作为

再者，我们实在应当有所作为。在主的工作上，我们都要作出生意来。同工们虽然很忠心，很努力，也全力保守主的恢复，这些都很好；但是却没有太大的推动力和创作力。一地一地可作的太多，但同工们没有作多少。比如，台北圣徒在名单上的有一万多人，但实际到会的有多少。同工们常说自己很忙，但有时候都忙不在要点上。在工作上，我们需要有所选择，那一个生意赚钱，那一个生意不赚钱，不赚钱的生意就先不作。同工们不仅需要找出事情作，还得作出意义来。在主的工作上要有创作，并且创造出需要；这一方面，我们的确缺了许多。另一面，我们一旦有一点创作，或有一点见地，就容易骄傲。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，这两面都要有平衡；要有创作，有开拓，有发展，有开发能力，但不要骄傲。

因着服事上的需要是大的，若仅仅靠工作上的安排，无形中就会变成组织。所以，每一位弟兄都应该灵活，但也应该守规矩。比方，有的弟兄有造就圣徒的恩赐，有的有传福音的恩赐，都应该到各处服事。不要只是等工作安排，安排几位弟兄有个造就团，再有几位弟兄是福音布道团，若没有这安排就不作了；这样的态度和工作方式太呆板。若是一位弟兄被安排在三会所，不一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留在三会所，若是事奉已经上轨道了，就应该把事务尽力交给别人作。这样，过一些时候，或许可以接受负担到日本、韩国，或者环岛一个月，到各处作工；一年最少要有三个月在外面作工。当然，这样作也要看主的引导，或者两个人一同去，或者三个人一起。诸如此类的行动是非常活的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说，你从所在地的工作出来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得释放了，要去那里就去那里。这不是正确的灵。你在一个地方或会所事奉，第一，要看你和当地服事的人交通得透彻不透彻；第二，要看你和负责工作的弟兄们交通得透彻不透彻，寻求他们的感觉与看法。总之，无论你到那里，都应该寻求弟兄们的感觉。

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我们的工作中要有负担，有创作，有开展，但不要有骄傲。若是我们的工作都必须由工作调动，都要指定和安排，这里头就没有什么负担和活力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改，都要从深处接受主的负担；否则我们的工作会作得太呆板、太死沉，而没有活力。

第六篇 关于儿童工作与青年工作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儿童工作

成全青年人带儿童

儿童和青年工作是相当重要的，对此我的负担非常沉重。台北若是不能作出一万个儿童，儿童工作就是不成功。然而，要作到一万个儿童，就需要产生一千个带儿童的青年人；平均一个人带十个，这才能算成功。这件事在大台北地区容易作，只要弟兄们同心合意就能成功。这个工作一定要配搭；若是不配搭，只单独的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作，就不会有什么发展。台北现在有十几个会所，这样的大召会需要大家配搭。不配搭、不和谐，就不容易作事；若是能配搭得和谐，作任何事都容易成功。当然，儿童工作是需要花费心力的。目前儿童主日到会人数还不及三千，仍需要我们继续加强和努力。

学生工作方面，需要年长者受训练来照顾青年人，并要学习多为少年人着想。一个家庭的延续和前途，乃是系在少年人身上。所以，要多鼓励少年人参加主日聚会，让少年人操练作中干，把少年人成全出来。他们若是能这样被成全两年，就会很有功用，毕竟学生得学生比较容易。日后，他们若是毕业要出国，还要给他们出国的训练。

以家庭方式作儿童，避免形式与排场

有人说，年长圣徒是召会的根和干，青少年就像花和果；若是青年人数量太多，根和干来不及供应，就会撑不住。儿童及青少年工作都需要财力，若是负责弟兄集中全力在这些工作上，恐怕会难以维持。然而，这在作法上，是可以研究的。每一个家庭教育子女，都需要费财费力；若是没有家庭的扶持，子女会像孤儿一样。这意思不是要全召会只顾儿童，不顾别的。儿童工作的作法是要研究的，只是不要太拘形式。若是以家庭的方式作儿童，一个家庭带十个、八个儿童，一千个家庭就有一万个儿童，这并不需要太多的花费。

儿童工作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或规模，但一定要作出来。这并不是说，负责弟兄都来顾儿童，别的事就不要作了；许多事都是可以带手作的。即便是同工们也得要学习如何将人带进来，而费用又花得少；这是技术上的问题。台北召会若是作不到一万个儿童，是不应该的。因为台北一面有这个需要，一面有这个本钱。无论是儿童或服事的人都有，应该可以作出一万个儿童。我们需要在作法和技术层面有所研究，如何能把儿童工作作出来，却不要只作出一个排场，或只搭一个架子。

青年工作

需要整体配搭

目前最难作的是青年工作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干才。不过，我们不一定要倚靠同工的干才，我们应该倚靠众人的配搭。我从旁观察，发现台北青年工作的配搭情形相当弱，等于没有什么配搭。各会所还是各作各的，这个会所和那个会所的青年工作，彼此都不通气；

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。全台的青年工作应该有一个编制，有一个配搭；不能这个会所要人，那个会所不答应，这样相争就是没有编制，没有配搭。在某一地方，只要青年工作一有需要，立刻要能调动人配搭，这才能作得出来。

当初我们在上海、南京也是这个作法。虽然那时大部分是我在作，但我们仍是在一个编制、一个配搭里。这样才能通气，工作才能作出来。你们众人平常各作各的，有需要时才来在一起交通，并没有全盘的计划，这种靠偶尔的交通和口头推动，是行不通的。虽然有的会所在青年工作上作得不错，但是台北召会并没有整体的编制；行政力不够，就不容易把儿童和青年工作作好。

这就像一个家庭管理，有的家庭，父兄都很强，但子弟不一定争气。有的家庭，父兄治理家庭不太好，但子弟很争气，自己也可以成功。若是有的家庭在这两面都强，当然是更好。青年工作是需要有人投入，所以，服事者要有一个志气，一定要把青年工作作出来。即使召会中没有整体的编制，也要承担这个托付，作出工作。青年工作一作好，就能带儿童。这样作五年，召会就会有一番新气象；召会的前途就在这里。所以，这个工作是相当有价值的，至终还可以产生全时间事奉者。若是少年人有心全时间事奉，长老一定要好好带领；青少年工作绝对是召会中必作的事。

存心清洁，提防个性

我们在服事上，一定要爱主，要学习配搭。不要以为自己是某某负责，就不接受长老们的带领。从前台北有个会所的专项奉献，都是自己处理，不要召会过问。这样的居心和情形，都是不正常的。一九六一年，我曾题议集中带领青年人，但有些异议者不同意，不愿意别人介入他们的工作范围。这样的存心并不正确。若是弟兄们的存心真是爱主，为着主的见证，什么都会愿意摆上。今天，主若是安排我在台北，我是极愿意接受你们的带领，你们如何吩咐，我就如何作。这完全在乎人的存心。我们曾经对那些有异议的弟兄百般忍耐、将就，但他们那种居心是无可救药的。就如卖主的犹大，连主耶稣也无法改变他。所以，若是有人居心不良，那是我们最大的痛苦，因为我们这些人不会耍政治手腕。我们只知道作工，不会与人玩弄外交或政治手法。在这一面，我们都要求主怜悯，使我们存心清洁。

除了存心清洁外，我们还需要对付自己的个性。在召会中服事，尤其不能单独。前几年，那些有异议的同工，混在我们中间说相反的话，作相反的事。这都是心不正，个性没有对付的结果。那些人是我栽培起来的，却在背后对我吹毛求疵，逼得我不得不说话。我不敢说我没有错，但若是要吹毛求疵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完全人，即使是保罗也非完全人，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。所以，我们第一要注意的，就是要对付我们的存心，再来就是提防我们的个性。

以全盘眼光考量青年工作

现在，我们实在需要积极的作青年人。台湾的机会是太好了，这里风平浪静，鱼又多，网也多；若是我们不去打鱼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况且青少年得青少年是最容易的。青少年有一个特点，父母讲的话，他们不一定听，但同学、朋友讲的话，他们都会听进去。因此，我们实在应该大量的得着他们，并成全他们去得人。所以，我们都应该来在一起祷告，用全盘的

眼光看台湾的青年工作。我们要看各地有那些大学，以及当地的会所、召会该如何开始青年工作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众人都显出功用。在世界上作千万富翁，并没有多大的意思；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召会中显出作为。让我们把成见摆在一边，只要青年人能得救，只要能把他们带起来爱主，叫我们作什么都可以。盼望再过五年，召会中都是青年人。

第七篇 在于灵不在于字句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罗马书一章九节，二章二十九节，七章六节，十二章十一节。

按着灵的新样，不按着字句的旧样服事

我们需要领悟，无论属灵的道、属灵的知识有多高，若我们不在灵里，那些之于我们不过是字句、仪文。过去，我们落在字句、仪文里太久了；对于在灵里的事奉，我们的感觉、认识、领会都不够深。认真说，我们在灵里的时间都不够多，我们也不太注意灵。因此，我们在灵的事上也不练达，甚至有些服事者还不知道如何运用灵；这实在是我们的短缺。

基督教所以下沉、荒凉，成为宗教，不外乎两个原因。第一是道理，宗教里没有一个是不讲道理的。第二是仪文，已过我们也逃离不了这个。我们搞道理、仪文搞得太多。然而，当我们注意灵的时候，撒但就兴起人来反对，说我们把讲台去掉了。事实上，说这话的人是怕从讲台上失业。我担心常常站讲台的弟兄们，一旦不讲道，其光景就真的是失业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讲道你就没事作了，因为你不会运用灵。现在主转移了时代，转到灵的时代，所以我们非要学习操练灵、运用灵不可。有人以为操练灵就是祷告；这是不对的。首先，你不能把祷告当作一个作法实行，认为现在的带领既然不重在讲台，那么就实行祷告吧。这是行不通的。要知道，你必须先把你自己的灵挑旺起来，烧起来；因为你的灵不焚烧是不行的，作法是无用的。这一点我们众人都要有警觉。

其次，今后大家在读经的事上都得受调整，不要把圣经一打开，就开始动头脑，落在心思里。当我们一打开圣经，就要用灵祷告，不要自己编造话语祷告；乃要用圣经的话祷告，要把你这个人的灵祷告起来，祷告到让灵焚烧。不仅如此，也要学会唱诗，即使外面不唱，里面也要唱。我们这个人若是不唱诗，不祷告，头脑就容易转个不停。所以，要使头脑停下来，就要借着唱诗、祷告，甚至背唱诗歌。你我读经的头脑都应该打碎，因为我们已往用脑过多。特别是弟兄们，不要再用头脑了，要学习一打开圣经就祷告。一切在于灵不在于字句，我们服事主要按着灵的新样，不按字句的旧样。真实的讲道乃是在乎灵，而不是在于头脑或心思。

今天我们的工作能有一点果效，实在是主的怜悯，正如马太五章四十五节所说，主“降雨给人，也给不义的人”。我们不过是东碰西碰，碰着一点点而已；我们没有多少活在这个灵的流里。我事奉主三十多年来，曾遇到很好的光景。有一次在菲律宾南岛，我一进到会场，我的灵就出来了。当时话语不断的释放出来，那真是灵说话，真是不在头脑里，的确是灵的出来。一九四二年，烟台大复兴那一次，我和长老们为二百多位圣徒按手。这二百多个头一个接一个的接受我们的按手。我们为这两百多位的祷告，如同一个祷告，整个合起来就是一篇道，那实在是灵的涌流。那时，按手到一个地步，召会的空气，实在是祷告的空气；得救的人是透彻的得救，人一受浸以后，就接受按手。二百多位跪着进来，后面还有人陆续进来；那的确是灵的涌流。所以，灵一定要出来，我们必须让灵出来，把召会带到灵里。

基督徒基本的三要件—我们的灵、主的灵、主的话

操练运用我们的灵

若是我们不操练灵出来，我们的呼喊就变作乱喊乱叫。所以，我们非改观念不可，我们只需要一有工夫就祷读，把我们的灵祷告到如火挑旺起来。或许有人会批评我的带领有一点过了，但我心里很有把握，这是一条最稳，同时也是最新、最活的路。关于祷读，有三个重点，就是我们的灵、主的灵、和主的话。第一，无论是祷唱、祷读，或是彼此对说、彼此对祷，甚或宣读、分享，点点都是要操练我们的灵。我们不是教人乱喊乱叫，不是教人说方言，而是教人操练他的灵。祷读操练灵，祷唱也是操练灵。我们的灵乃是实在的，比我们的眼睛还实在。人若失去双眼而失明，乃是痛苦的事。然而人的灵若失去效用，便是最痛苦的事。所以无论祷读、或祷唱，都该是操练灵。

今天我们都是事奉神的人，一个人得救之后，就是作这一行的；这一行是用灵，不是用头脑。人要得着学位需要用头脑，但事奉神乃是要用灵。神是灵，事奉祂的必须用灵。所以，我们要事奉神，就得天天操练灵，才能认识神。因此第一，我们的灵要强。不要以为圣经知识增加，或者读了许多属灵书报，就认识神了；要知道，那都是在操练头脑。据我观察，无论是在中国或西方，许多讲道讲得最高的人，都是在头脑里。这可以从圣经得到证明。约翰五章三十九至四十节说，“你们查考圣经，…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”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人可能查考圣经、研究道理，却与主分开，没有接触主。

法利赛人、经学家都是查考圣经并且重看圣经，却不肯到主这里得生命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研究圣经是一件事，到主这里得生命又是一件事。或许你会说难道他们查考圣经有错么？然而，不可否认的，主耶稣责备那些犹太宗教徒，因为他们查考圣经，却不肯到主这里得生命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同工们必须醒悟过来，即使作长老的，从前学过治理，虽是有用，但若没有灵也仍是仪文、字句。因此，你们非操练灵不可；这就如同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，非操练他的脚不可。我们今天要事奉，非操练灵不可。操练灵乃是最稳妥的。

操练碰着神的灵

第二，当你用灵祷唱、祷读时，你的灵就敞开，就与神的灵有交通。你不敞开，交通就中断；你一用灵，你就碰着灵。我们刚开始操练祷唱、祷读时，的确有一点乱，但是我们宁可这样乱。因为我们若是很守规矩，很有秩序，却是死的，这就与天主教没有两样。虽然我们的操练还不够练达，但是这样一操练灵就活了。有人批评我们的带领太过了。实在说，这班批评我的人才需要受点平衡。他们搞道理，搞头脑，搞言辞，搞讲法，搞动听的道以获取人的认同；然而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过去了，却看不见什么工作的结果。虽有好听的道，但是人在哪里？

洛杉矶的负责弟兄们，在访问东京召会时，看见圣徒在会中操练祷读，之后众人纷纷站起来作见证。令他们大感希奇的是，这些见证加起来，就像一篇道，衔接得非常和谐。这个特点证明，祷读的效力太大了。实在说，我们的祷读应当操练到那样的光景。弟兄们又说到，在富山那里传福音，到会人数有三百多，其中有许多在富山大学就读一、二年级的学生得救。他们不仅得救了，甚至在末了一次聚会中，站起来作见证。洛杉矶的弟兄们见证说，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刚得救的人，那样作他们得救的见证；这使富山的聚会达到最高峰。”这就是祷读的功效。

所有的弟兄们都当丢弃知识的路、讲道的路；并且要醒悟，在各地不要再学习如何讲道，乃要操练你们的灵，把你们的灵搞活，搞热，烧起来。每到聚会里就是操练灵，借着祷读操练灵，借着祷唱操练灵，要把众人的灵都操练得活起来、焚烧起来。如此一来，当人来到聚会中就会得救，他们的灵就调进去了。

我们都知道，种田需要翻土，特别是路旁的土。主耶稣也说过，路旁的土并不叫种子生长。（太十三 4。）所以你要种田，就得翻土。这意思是要把人的灵翻过来。当人的灵活起来，人就会活出一种见证，让旁边的人看了问说，“这些人在作什么？他们一定得着了什么东西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结果亲友大受感动，都来参加聚会，召会的人数就繁增了。所以，仅仅讲一些死的道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必须转，因为今天的需要乃是灵。我们要天天操练灵，来碰着神的灵。

要接触主的话

第三，要接触主的话。主的话是活的，是宝贵的。我们的灵、主的灵、主的话是基督徒基本的三要件。有什么比我们的灵、神的灵、神的话更重要？所以这条路是稳妥的。我们操练的时候，吵一点、乱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灵一定要出来。弟兄们都得醒悟过来，不要再想讲道给人听，乃要帮助人操练灵，操练到每一个人的灵都烧起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祷读、祷唱，让自己的灵先烧起来。今天乃是灵里焚烧的时候；如此，圣灵的能力就能穿在你我身上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。

敬拜主的三大工具—我们的灵、诗歌、圣经

在擘饼聚会中，虽然不祷读也可以很活，但不容易丰富；因为没有主的话，就没有路线，也没有中心。负责弟兄们需要先在主面前寻求，从主得着引导，选出纪念主用的圣经节，例如以赛亚五十三章，腓立比二章等。擘饼聚会可以和别的聚会一样祷唱诗歌、彼此对说，但要重在灵的出来。开头唱诗，不必等负责弟兄，谁都可以操练带头唱诗；要唱得活，不要等待别人带领聚会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列出祷读的经节，让大家翻开圣经宣读，对读，之后就祷读。这样，就能帮助众人有祷告的灵。否则有的人祷来祷去，就是那几句话。若是一次能给几处经节，作为祷告的材料，这样祷到一个地步，就会有灵感；这时，就可以配上一首诗歌。

例如，祷读腓立比二章六节：“祂本有神的形状，”可以配上诗歌六十六首第二节：“耶稣原有神的形像，竟来成为人子。”无须从第一节唱，可以从这一节唱，或者只唱这一节。唱完后把诗歌祷唱祷唱，那就更丰富了。祷唱完了，再祷读经节：“降卑自己，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”（8。）祷到一个时候，又有灵感，再选一首关于主在十字架受死的诗歌，再祷唱。之后，再祷读经节：“神将祂升为至高。”（9。）这时，众人的灵升到该祝谢擘饼，有人就可以祷告说，“主阿，我们接领饼杯，你加上祝福。”又一个说，“主阿，丰满的祝福。”然后，几个人为饼杯祝谢，不必拘泥于形式。祝谢过后，就有弟兄传递饼杯，另一面一位弟兄题基督升高的诗。唱过、祷唱后，再祷读，“神…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”（9。）以后，再唱一首颂赞主尊名的诗或其他，然后再祷唱，再祷读。这样祷唱、祷读，既丰富又有中心。所以，敬拜主的三大工具，就是我们的灵、诗歌、圣经。无论那种聚会，就是用我们的灵，用诗歌，用圣经。

不仅如此，擘饼聚会之后，需要有一点分享和见证。原则上众人都必须有分，都要把丰富摆出来，并且众人的灵都要出来。我们的宣读、对读、祷告，都是为叫众人的灵出来；末了的分享、见证，也是叫众人的灵出来。在每个聚会里，每一个人的灵都要出来。有一百个人，一百个人的灵都要出来；有六十个人，六十个人的灵都要出来。如此，擘饼聚会就活而丰富，每一个人都是活的事奉神。

要带退后不聚会的圣徒回来

此外，我们到会人数的比例太差。台北有一万多的圣徒，到会的却只有两三千人；恐怕别处也是这样的比例。这需要研究调查，那些人是什么原因不聚会。知道因由之后，就要研究出一个方案，医治这个“病”。今后我们不能再重演，带一百多人得救却只有二十几个人聚会，其余八十个不知去向。今后所有常聚会的弟兄姊妹，都要在聚会中操练有供应，并且每个人每个月都得带一个退后的，而且要带成功。实行时不要马虎，每一个经常聚会的人都要带一个，不是带新得救的，乃是带退后不聚会的。一个带来了，再带一个，一个一个作，实在有可作的。但是不要按老规矩作，总要花工夫研究，以改善现况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先把自己的灵烧起来。

关于祷告聚会

关于祷告聚会，盼望不要再报告祷告事项。有人会问那怎么办？不要报告祷告事项，意思是不死死的报告，乃要活的报告。比方，聚会开始可以先选一处圣经，如以弗所六章十一至十九节：“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，使你们能以站住…与…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…为众圣徒祈求，…也替我〔使徒〕祈求…”负责弟兄带着大家宣读，若有时间也可以对读。之后就祷告，你祷告到“站住”，若有负担就说，“主阿，叫这里的弟兄站住；这里好多弟兄都站不住。”另一位祷告说，“主阿，是阿，这里的弟兄有一万多，但到会的才二千多，许多弟兄都退后了。”这样一祷告，这就是报告，大家就会跟上去，为这件事祷告。众人就为退后、久不聚会的弟兄祷告。祷告一会儿，有人想到香港了：“主阿，香港有谁站住？”这也等于报告，大家就转到为香港祷告。有人点到那里，就有一个祷告出来，这头一个祷告的就等于报告，这就是生机的报告。有时不一定要呆板的照着圣经。比方，你祷告到一个时候，有感觉：“主阿，我们有一个姊妹生病，求你记念。”你这样祷告就是一个报告，接着众人就会跟着祷告说，“是阿，主耶稣，为着身体的缘故，你医治她。”“是的，主阿，你担当这个病。”有时是为着主的仆人祷告，说，“主阿，你的仆人某某到那里去，你记念他。”这就等于报告，大家就在这一点上祷告。

在祷告聚会中，当祷读完了时，不要花太多时间说到有什么难处，只要为这个难处祷告，这比报告还活。有时一位弟兄站起来，交通某地的情形，接着就赞美。在每一个交通之后，根据交通的性质，都跟着一个祷告，或求告，或赞美，或对付仇敌。这样，祷告聚会就是活的。弟兄姊妹在聚会里，不需要等负责弟兄报告，说，“今天祷告聚会的事项，第一，某弟兄要来了；第二，某弟兄身体有病痛…”报告到末了，大家都瘪了气，不能祷告。祷读应该是万灵法宝，祷告到那一点，就带上那一点；这一带就等于报告，大家立刻跟上去。

我们必须把祷告聚会转到和擘饼聚会一样，凡来聚会的都要祷告。我们一定要推翻基督教的情形，就是听道挤破门，祷告聚会却只有牧师和牧师娘，以及看守礼拜堂的，再没有人了。

目前我们的光景几乎也是如此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荒凉的情形。我们一定要翻这个，要把祷告聚会祷告得活，祷告得有味道，祷告得吸引人，叫人非来不可。所以，我们要作到一个地步，祷告聚会和擘饼聚会一样。这个需要灵里焚烧，单单讲死道是不行的。我们的祷告聚会经过十年、二十年，只有二、三十人，这是不能交待的。我们一定要翻过来，众同工长老都要起来翻，要把这事作成功，就是赖在主面前也要赖成功。

用祷读传福音

即使是传福音，我们也可以用祷读的方式。洛杉矶召会就是用祷读传福音。每个月第一个主日上午，他们都传福音，在唱诗之后就祷唱，然后摆出经节来祷读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这个就是祷，结果道更活。有时候福音朋友会跟着祷，我们祷，他也祷，就得救了。祷读完，就根据所祷的经节有分享，有见证。当这个祷读的灵感来时，可以说相当丰富，你所想不到的统统都出来了。灵在那里，真是风随着意思吹，又新鲜、又活泼，还富有感动力。末了，再来一个分享，然后是一个见证，最后就可以收网。等到收网的时候，不一定要人站起来，也不一定要人不站起来，这没有一定的方式，最重要的是要祷读。散会之后，还要围着福音朋友，和他一起祷读，三祷、两祷，他就得救了。

此外，福音谈话时也要祷读，不要和人谈太多不必要的话，乃要用祷读与人谈话。人问什么，不必多作解释，只要与他祷读，人就会得复兴。所以，不要落在作法里，乃要活。洛杉矶的弟兄们确是祷读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聚会要有一点混合性，除了有祷唱、彼此对说、祷读、对读之外，要给人一点时间作见证。见证就是混合的，什么都有，这样就丰富了。若是同工们有信息更好，但一定要活，而不是滥竽充数的讲道；有丰富就讲，没有就不讲。

关于初信成全

对于初信的弟兄，我们需要有初信的教导，然而不要教导得那么死，乃要活的教。当你教导他们关于膏油的涂抹，或随从灵的引导对付罪时，不要死的教，乃要活的教，并且给他们一点功课，下一次来时问问他们。此外，还要鼓励他们作见证，就是见证他们如何经历膏油的涂抹。等到下次聚会祷唱、祷读之后，就请他们随着灵感作一点见证。这样，众人都有见证并且是活的，就比已过呆板的一个人讲道，然后祷告、散会，丰富得多。同时，还要带他们读圣经，以浏览的读法，一年内很快的读过一遍。

第八篇 台北召会十大展望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实在感觉喜乐，也感觉荣耀。喜乐是因为看见许多弟兄姊妹，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，为主作美好的见证。荣耀的是我们能蒙这么大的恩典，在全台湾岛上为主作合一的见证，这实在是太荣耀的一件事。我们注意已过召会的历史，再看今天基督教在地上的光景，不能不感觉我们是蒙了特恩的人。

主历代的心意都是愿意在一个地方上，有祂一个确定的见证出现。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，当日在耶路撒冷，除了开头的一百二十几位门徒之外，（一 15，）头一天传福音得救的有三千，（二 41，）再一天有五千，（四 4，）而后继续的加进来；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徒，最少有二、三万之多。（二一 20。）这成千成万的圣徒都是分在各家聚会，（二 46，）然而圣经仍旧说，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是独一的，不是许多的召会。（八 1。）神在圣经中头一次记载某一件事，就是那一件事以后的榜样。头一个召会就是大的地方召会，头一个召会就是成千成万信徒组合而成的，头一个召会就是分成许多家聚会，却仍旧是一个地方召会。这是神的标准，这就是召会的榜样。

然而，撒但破坏了这合一的见证，使召会在地四分五裂。甚至人的意见也搀进来，说，不可能在一个大城市里，有成千成万的信徒分在许多地方聚会，还能成为独一的召会；这是作不到的。今天在地上福音是普遍的传，在各大城市里都有基督教团体，但是你在这些大城市里，不容易找出有成千成万的信徒，是分在各家聚会，而又是一个地方召会。

然而感谢主，在今天紊乱的情景中，主竟然拣选了台湾，并且拣选了台北市，在这里兴起成千成万的信徒，又把大家配搭在一起，建造在一起，使众人能同心合意维持这个见证。这岂不是莫大的恩典，岂不是极大的荣耀？

若没有台北这样大的一个城市，怎么能有成千成万的弟兄姊妹？若没有成千成万的弟兄姊妹，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地方召会。这成千成万的弟兄姊妹，若是大家不同心，又怎样能形成一个合一的召会？今天地上的大都市很多，比如日本的东京，几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，然而在那里，肯在主面前作这个见证的人，还不到一百位。地方虽大，但信徒的比率不够。赞美主，台北不仅是大都市，并且有成千成万的圣徒，合成一个地方召会。不仅如此，最近政府把台北市近郊的六个地方，合并成大台北市，而这些地方的召会，也随着合并成为一个召会，这实在是主的恩典。看见这几个郊区召会的负责弟兄，来在一起，交通合并的事，实在叫人里面满了敬拜。每一位负责弟兄都是谦卑的，都是为着主的，所以合并的实行非常顺利。

我们是微小的，是不配的，神却拣选了我们。今天你我能有分于这个见证，实在是太荣耀了。两千年来，人在各地盼望看到这种合一的大召会出现，却是看不到。今天竟然这样出现在我们身上，这实在是主莫大的恩典。看到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，这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。

现在我们要说一点大台北市召会将来的展望；我们要分为十大点来说。

要在生命上有长进

第一，我们实在仰望主，盼望众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有长足的长进；众人都追求生命的长进，认识基督，经历基督的丰富；认识灵，常在灵中有操练，与主有美好的交通。召会不是一个属地的组织，也不仅是一个人群的组织，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都知道，身体在于生命；生命不足，身体就软弱；身体要强壮，就需要足够的生命。召会既是一个身体，就不重在外表的仪式，乃重在里面的生命。今天一般的基督教，多是注意外面有形的、物质的事，但是我们不在乎物质的，乃在乎生命。人到我们中间，不是看物质，乃是看生命。生命就是神，就是基督；生命就是灵。你我个个里头都要充满灵，充满基督。我们在生命上应该日日新，有长足的长进。所以，弟兄姊妹都得起来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基督这标杆直跑。生命有长进，见证才能强而有力。若是我们仅仅有合一的见证，而没有里面生命的充实，这个见证仍旧是空洞的。所以有了合一，还需要有丰盛的生命。

聚会要活、强、富

第二，我们的各种聚会都必须是活的、强的，并且是丰富的。我们除去了基督教的仪式，丢开了传统作礼拜的光景，就当在灵中聚会，展览基督，敬拜我们的神。所以，我们的灵要活，要强，要丰富。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，都要经历基督，满了基督，等来到聚会，灵就都是刚强、新鲜、活泼、释放的；个个都能歌唱、赞美，都能释放基督。这样，聚会就活了，强了，并且丰富了。我们要共同为聚会祷告，不要轻看聚会。无论大小的聚会，各种样的聚会，都要活、强、丰富。

提高到会比率

第三，今后到会人数的比率要提高。从已过到现在，按着擘饼聚会到会的人数，很少地方召会能达到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。以台北召会来说，十三个会所一共有一万三、四千位弟兄姊妹，但擘饼聚会实到人数只占五分之一左右。所以我们仰望主，要把这个比率提高，把到会人数提高。已过的爱筵交通，与会的弟兄姊妹约有四千五百位左右，这是够上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。盼望今后的聚会，到会人数的比例最低限度要维持三分之一。这不仅是长老们的责任，家负责们的责任，也是众弟兄姊妹的责任。我们要为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祷告，去看望他们，带他们恢复聚会。我们应该有这个展望。

广传福音

第四，我们还得广传福音。最起码，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大台北市。因此每一个弟兄姊妹，都得负起责任。这四千五百位弟兄姊妹，每一位一年带一个人得救，这并不算多；但几年下去，数字就相当可观了。

开展青少年工作

第五，开展青少年工作。这二、三年来，我们的青少年工作相当有主的祝福。不久前我们有少年福音，记名的有八百多位少年人。接着有青年福音，包括高中、大专，记名的有一千二百多位。这二项加起来共有二千一百多位。最低限度，我们要把这二千一百多位带进召会中。

近日，一些服事青少年的同工聚在一起，把台北市有聚会的学校统计了一下，共有二十八所大专学校，以及三十五所中学。这样来看，我们实在不必特别传福音，只要好好推

动这六十三所学校的聚会，每一个聚会平均一个月救两个学生。如此，一年以九个月上课时间算，得救的青少年也有一千多人。何况我们还有各会所、各分家的配合，大家合起来，一年带二、三千人得救不算希奇。

开展儿童工作

第六，开展儿童工作。目前儿童聚会的人数，据说已经达到三千。我们还要为这事祷告，盼望不久能达到一万。同时，盼望能把儿童工作作得更灵活。若是弟兄姊妹有负担，可以把附近的小孩，无论大的小的都带在一起，不一定要分成大、中、小班。我们不反对分班，但也不主张呆板的分班。召会不是学校，不一定要分成多少班级。若是主日上午不方便，改在主日下午也行。若是主日下午不行，改在周六也可以。总之，作法要灵活，一灵活就容易普及。

产生事奉的新人

第七，要产生更多事奉的新人。最近同工长老们有很多交通，我们研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这几年内，事奉的人兴起来的不多。我们查出一个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开头时，我们要求的水准并不高，大家都可以事奉。然而到了现在，大家在服事上都有点经历了，各方面都把得很紧；这一把得紧，召会是站稳了，但是难免失了活力。我们都知道，一棵老树虽然稳，但是不结果。要叫老树结果，就得把老树砍一砍，让新枝长出来，就可以结果了。所以，老练的长老同工，要多活动，多往外去，好让后起的人能起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总需要启用新人。

产生全时间事奉的人

第八，要产生更多全时间事奉的人。今天在召会中爱主的弟兄姊妹不少，我们应该带领他们有彻底的奉献；无论在职业上或婚姻上，都要解决奉献的问题，要为着主的缘故，出来全时间事奉主。

会所改建与扩建

第九，为着当前的需要，有几个会所都需要改建。举例来说，第一会所太旧，也太小了，不足以应付需要。人一多，许多弟兄姊妹都坐到马路边上了。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较大的会所，最少能坐四、五千人，作为我们一个中心的会所。所以，第一会所一定要改建扩大。这笔费用，在我们看是很大，但是在主看并不算什么；我们该有这个信心向主要。此外，第三会所也必须扩大改建。最近已经画好图样，希望明年夏天有部分能造出来。第五、六会所也需要扩大改建；第七会所需要改建为一个可坐五百人的会所；第八、第九、和第十会所，也都需要改建。这些需要改建的会所，因着可以出售多余的地，所以改建费用大致没有问题。

盼望弟兄们花工夫把这些会所经营一下；同时，全召会要齐心努力盖造第一会所。长老们应该有一个决议，从现在起各分家都为这件事有祷告。

扩充

第十，就是扩充。现在台北召会有十三个会所，六十一个分家。盼望到了一九七〇年，能有二十个会所，一百个分家。我们众人该为着大台北召会祷告，更为新设立的长老们和执事们祷告。求主祝福这个见证，也求主多加恩典给负责的弟兄姊妹们。

第九篇 事奉上的几点交通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职分与恩赐

按圣经来看，地方召会中有两班的职分，一班是长老，一班是执事。在职分之外，还有恩赐。比如，你不是长老，也不是执事，然而你有话语的恩赐，能在聚会中站起来供应话语。或者你有医病的恩赐，或者你有爱人的一分，有照顾人的一分，或者你有爱心接待客旅，人进到你家里，就觉得非常温暖，有主的同在。主给各人都有他的一分恩赐。

举例来说，主给我的一分可能就是释放主的话。我把圣经一打开，莫名其妙就有亮光，并且能发表丰富的话，这是主给我的。可能有人把主的话打开，读了几遍，不一定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客旅一到他那里，仅仅是坐一坐，莫名其妙就受了感动，越交通越甜美；那就是主给他的一分。这就像眼睛有眼睛的用处，耳朵有耳朵的用处；你要耳朵作眼睛是不成的，你要眼睛作鼻子也是不行的。在身体上，眼睛就是眼睛，鼻子就是鼻子，这些都是恩赐。恩赐个个都有，但是职分不是个个都有。

召会的事奉就是根据这两面。在职分这一面，召会中有长老，有执事。长老是治理带领全召会，执事是服事全召会。台北召会是个大召会，分作好多会所，又有许多的分家。会所是居间的单位，实际的事奉乃是在分家里头，所以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，凡是作执事的，都是安排在分家里事奉。

因此，召会治理的强与弱，召会带领的准确与不准确，乃是长老的事；而召会实际的事奉活不活，丰富不丰富，强不强，就完全在于分家。若是家弱了、虚了、空了，召会就差了，就塌下去了。所以，分家是个很重要的单位，服事者的安排也必须慎重，需要人有一点属灵的分量，有一点基督的身量。

圣经上的话，有时我们表面上是明白了，实际上却不够明白。比如，只要一题到长老、执事，在人的观念里就觉得长老高，执事低，执事要顺服长老。这话不能说不，但是说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这个高和低不是世界里的高低。在世界上，如果我是部长，你是司长，当然司长比部长低。等到我这个部长到了院长面前，我又低了一层。这种高低在召会中绝对不可以有。

虽然圣经是说，长老们在召会中是代表的权柄，我们大家都得服从，（参罗十三 1，提前五 17，）但是圣经还有一句话说，我们众人要彼此服从。（弗五 21。）按职责说，长老是重一点，但是主也说，你们中间谁是大的，就要服事小的。（太二十 26~27，路二二 26。）这里的观念与世界完全不同，不是被服事的大，乃是服事人的大。不是我在那里享受，我就为大；乃是我在那里服事，我才为大。

试问到底鼻子和眼睛谁大？在我们脸上，看起来似乎眉毛最高，眼睛其次，依序下来是鼻子、嘴唇；但事实上这没有大小之分。圣经的观念也是如此，在召会中事奉的人，根本没有大小之分，没有上下之分，只有功用的分别。

向心与离心

说到事奉，相信我们都知道，宇宙的存在是根据两个相反的力量；一个是向心力，一个是离心力。地球所以能保持在绕日的轨道上，就是靠着这两种力量，一种力向心，一种力离心。以美国为例，这个国家是联邦组织，联邦就是向心，各州政府就是离心。每一个州都有她独立的权柄，独立的法律，并不由中央统治。若是全由中央统治，只有向心而没有离心，就会非常的偏。若是完全离心而没有向心，又会非常的散。要既向心又离心，离心又向心，结果就会集中而强了。圣经里定规召会的事奉也是向心而离心，向心是在于长老的治理，离心是在于各分家的发展。各分家绝对有自由，为着主的见证有发展，但是必须在向心里。

比如，一个会所该不该有一次福音聚会，这不一定要长老们吩咐。到底该怎样传福音，该怎样带学生，怎样作儿童，这是由会所或分家配合着来作。有人说，既是这样，为什么不完全由各会所、各分家自己定规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有长老们的交通？因为若是完全由各会所、各分家定规，就没有向心力，召会就要解体了。所以，召会要传福音，治理那一个召会的长老，就要将这事带到长老聚会里，让全体长老以召会全盘的眼光来看，来定规。有时长老们见到某一个会所、某一个分家，在某方面应该推展，也可以主动题议，推动。然而，长老们不是在那里完全的控制，好像长老说作才作，说不作就不作，这又是不对的。

比方，接纳的事，慢慢的也应该越过越分出去，不必都在长老身上。长老们可以规定一些原则，之后通知各分家；各分家服事者，就按这些原则执行接纳的事。这样作才有效能，并且有一个祭司体系。

所以从一面说，长老们是把全召会联在一起的，但长老们并不完全统治，不是集权的。另一面，各分家都可以自由发展，但又不是单独行动，还是联在长老聚会中。这就是向心而离心，离心而向心。这样，召会就能强而有力的存在，并且各人的功用都能尽上去。

我们无法把界线划得太清楚，到底那件事一定要在长老聚会作，那件事一定不在长老聚会作；我们只能说一个原则，就是向心而又离心。各会所、各分家都可以自由发展，但在原则上都要征得长老们的同意，不可轻忽长老聚会，不理长老聚会。同时长老聚会虽是个行政的地方，有地位与权柄通过或不通过一个会所或一个分家的题议，但是却不应该专断。长老们不能说，我们不要你作，你就不作；我们要你作，你就作。总是应该两面兼顾，一面是向心的，一面是离心的。

顺服与和谐

在事奉里，蒙福最大的秘诀就是和谐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和谐失去了，我们的祝福就没有了。家负责与家负责之间失去了和谐，这个祝福没有了。长老与长老之间失去了和谐，这个祝福也没有了。长老和执事之间失去了和谐，这个祝福也没有了。祝福最大的秘诀就是和谐。要和谐，绝不能忽略彼此的顺服；没有彼此的顺服，就没有彼此的和谐。

关于彼此顺服，谈起来容易，实行起来却很难。有的人很注意谁是第一位，谁是第二位，谁列在前面，谁列在后面；如果我是第一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。如果你自己说你是第一，你就不该作第一。在属灵的原则上，谁要争第一，谁就是最末了一个。谁说话说得最响亮，谁就是末了一个。谁哑口无声，谁就是第一。所以，到底谁第一，谁第二，并不在于外面的安排，乃是灵里的故事。

召会实在是一个家庭，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，一生下来就知道。我们来在一起事奉，谁是第一，这是灵里的一个印证，大家里头是知道的。弟兄姊妹来在一起，很自然的就排起队来了，不必说你第一，我第二，他第三；圣灵自然会说话。

然而，并不是说他是第一，所以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。有的人就说，我知道我的地位是老二，他比我年长，所以每件事让他说吧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圣灵也会借着老二说话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事奉，不管我自己是老大，还是老二，我总是把自己敞开，让主的灵通过。也许主今天不叫老大说话，也不叫老二说话，偏叫老三说话。圣灵往往不照你的意思，也不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主的意思。

怎样能知道主的意思呢？这就在于大家有感觉都要发表出来。我们在一同事奉的时候，最难能可贵的，是大家自由发表意见，却一点也不坚持。最难办的是人不发表意见则已，一发表非通过不可。圣灵不能与这样的人同在。盼望我们中间能有一种光景，你敞开自己，一直说，说到末了，弟兄们一句都不接受，你还能感谢赞美主。这就非常好。下一次你再说，弟兄们还是不接受，你还是感谢赞美主。这样的人是圣灵能用的。所以弟兄们来在一起，一定要学习顺服，要敞开发表感觉，却不坚持。若是坚持，就容易有摩擦。一摩擦，今天摩一点，明天擦一点，久了就会有伤痕。

我们要带进主的祝福，非要有和谐不可。要有这个和谐，第一要彼此顺服，第二要敞开，第三不坚持，第四喜欢接受别人的意见。只要不是罪恶，不是拜偶像，我们在许多事上总要尽力俯就弟兄姊妹的感觉。弟兄姊妹在一起事奉，最宝贵的是和谐与甜美。你就我，我就你，这个甜美就带进祝福，这比圣灵的浇灌还有能力。众人好像都没有多大的能力，但是即使是最刚硬的人，都能被这个和谐与甜美征服。

我们的确应当谦卑，觉得不一定我所题的就对，我所题的就好，可能弟兄姊妹看见的，我并没有看见。你我都应当有这样的态度，只要弟兄姊妹所题的，不是拜鬼魔，不是沾染偶像，不是沾染罪恶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一定要保持和谐，一定要尽力俯就。

没有划一的规条

此外，我们不该有一定的规条。有一件事在我们中间作得最好，就是姊妹们蒙头的事。当然从属灵方面看，姊妹们都应该蒙头，但这不是外面的规律，不是一种仪式与规条。我们若是有一个定规，姊妹们不蒙头是不行的，大家都得蒙头，这就没有属灵的价值，我们不能那样作。到底蒙头不蒙头，这该留给姊妹们，让她们凭着灵里的感觉定规。这样，当一位姊妹生命的程度到了一个地步，觉得该蒙头，这才是真的蒙头。她这样作，里头会满了膏油，非常有属灵的价值。这件事在我们中间作得真好。

祷读也是如此，千万不要逼弟兄姊妹祷读。我们不是祷读召会，有的弟兄姊妹不祷读，也是一样可爱。若是我们大家都这样，在我们中间就没有什么人的规条。

罗马十二至十五章都是讲身体的生活，连十六章的问安都是关乎身体的生活。十二章是纲领，十四章是实际的生活。十四章说，有的人要吃荤，有的人要吃素；有的人要守日，有的说日日都一样。（2，5。）保罗就说，吃也可以，不吃也可以；守也可以，不守也可以。他说，

吃的人不要批评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要批评吃的人；守日的人是向主守的，不守的人也是向主不守的。（3，6。）福音书也给我们看见，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；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（约十一 18~19，）在这些事上没有规条。若是我们要求划一，要大家一致，这就会把不一的人划出去了；我们不能这样作。只要人是蒙主宝血所赎，是神所生的，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；只要他没有罪恶，不沾染鬼魔就够了。诸如蒙头不蒙头，祷读不祷读的事，应该留给圣灵作。千万不要作划一的工作，我们必须既不重这个，也不轻那个。这一点我们都得操练，这和我们的事奉很有关系。我们无论作长老也罢，作执事也罢，都背负着召会相当的责任；若是我们看不清楚，处处要划一，召会就受亏损了。

我年幼的时候，若是吃饭用左手拿筷子，大人就要管教，不许用左手。然而这几年我在美国，看到他们有许多是用左手的，有的人用左手写字甚至比用右手写还快。在美国，他们不管人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，只要把字写出来，叫人看懂就好了。我们也应当这样，只要能把事情作出来，怎么作都可以。这一切都是为着召会中的和谐。和谐是个很嫩的东西，你不能伤了它，一定要保守它。

扶助成全别人

再者，我们事奉的时候，绝对不要只有自己作，一定要扶助别人也来作，这样才能带出人。召会总是要往前开展的，比方，一个分家要分作两个分家，就需要加倍的服事者来负责，所以一定要产生出人。要带出人，就得你作，也带着他们作；你会作，也教他们会作。

中国有句俗话：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傅。这意思是，很可能你带出一个人比你高明。你虽然考不上状元，但你可以教出一个状元。同样的原则，也许我没有这样大的功用，但是我能带出一个功用比我还大的。故此，我们要注意成全人。事情一到我们身上，立刻要把它分出去，一直分。千万不要作了家负责，就把一切事都握在手里，你不发指令，别人都不敢动。我看见有的分家负责真厉害，真会管治，全分家都听他的；他没有指令，谁也不敢动。这个分家一定很稳，不大会出问题；但同时这样的分家也不容易发展，不容易出人才。在那位家负责的眼里，谁都不如他，谁都不可靠。

每一个人都会作错事，但是这一次错了，也许下一次就不错了。作错事也是个经历，人不会一直错的，慢慢的就产生出人才。十几年前，召会刚建立，兴起来事奉的人不少，但因为大家的经历不多，对别人也就没有什么要求。现在大家经历多了，对别人的要求无形中提高了许多。十几年前，台北召会的根基还不稳，一阵轻风就可以摇动她；但是今天即使刮来一阵台风，也不一定能摇得动她。台北召会的确是相当稳固了，但是在稳的里头，难免有点陈旧。我们需要反省，要多放手给弟兄姊妹作；因为弟兄姊妹都有主的恩典，即使有一点错，等错上几次，就不会错了。你我若是要求太高，永远不会带出人来。所以，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，仅仅是技术上的错，统统可以让它过去。

试想，有那一个理发师是天生会理发的呢？我小时候就看得很清楚，大人去理发店都是师傅剪，我一去总是徒弟理，他们就欺负我是小孩子。我现在想，幸亏有我们那些小孩子，不然作徒弟的怎能学得出来？所以，只要不是原则错，不是存心错，就不要怕错；这样才会产生出人才。

这些事虽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却是很紧要的。一部机器缺少不了一个小螺丝钉，甚至不能缺少一滴油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学一点功课，一面维持我们中间的和谐，一面还发展启用后面的人。有时家负责弟兄姊妹在一起谈事，有弟兄姊妹恰巧在旁边，你们也不必那么保密，那么慎重，非要等他们走开再谈。其实没有什么天大的事，大家不妨坐下一起谈谈。有的弟兄姊妹关心分家里的事，也可以听听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也不能说，那么把大家都叫来罢；这也不对。总之，一切服事都要顺乎生命，出乎自然。

事奉要在灵里

末了一项就是灵的问题。我们的事奉该全数在灵里，所以到末了，还要归到灵的问题。不是意见的问题，不是涵养的问题，乃是灵的问题。我们要一直的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操练灵。我们的自己、我们的旧造总要弃绝，乃要回到灵里，操练我们的灵。这样，我们的灵就新鲜、明亮、活泼、高昂、丰富。在事奉中，我们的灵就很容易出来。

总之，在召会中弟兄姊妹都爱主，我们可以放心的让他们作，既不要摩擦，也不必坚持，总要彼此维持甘甜的和谐。然而另一面，众人的灵必须刚强，无论什么聚会都要释放灵。这是我们众人所需要的。只要有了灵，即使别方面差一点也没有关系。一切在乎灵。弟兄姊妹要在这一点上追求再追求。生命有长进在于灵，祷告有能力在于灵，对弟兄姊妹有爱心也在于灵，一切都在于灵。所以，召会的事奉到末了，就是一个灵的问题。什么都不必争，全数在于灵；只要没有罪恶，没有拜偶像，没有鬼魔，并且个个灵是强的，就可以了。